



類函 百九五

四百三十六 獸八
四百三十七 鱗介

1 3
427
195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所購君山諸田一人八治
以贖資贈

早播田而圖書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六

獸部八羊 狗 豕 貓

羊一

原說文曰羊祥也一作詳象四足角尾之形孔子曰牛羊

之字以形舉 **羴**埤雅曰羴佇也佇其美成而後足用

又曰羴性好觸突故從抵省字從抵省音從抵者以

低其角然後能抵突故也 **羴**爾雅曰羴大羊音羴似

角圓銳好羴如羊似羊而大羊牡羴音羴牝羴音羴夏羊黑羴

牡羴音羴牝羴音羴牝羴音羴牝羴音羴牝羴音羴牝羴音羴

五月羊音羴絕有力奮羊六尺為羴羴羊馬尾今大月支

羊

曰大羊為羝六尺羝說文曰咩音羊鳴也羔羊子也羝五月生

羔也羝犍六月生羊也羝取達七月生羊也羝音羊未

卒歲也又曰牂牁羊也粉扶分牡羊也羝反因凡乘羊

也籜扶員黃腹羊也羝反狷聞羊名也廣雅曰吳羊牝

一歲曰牡牝三歲曰羝其牡一歲曰特牝三歲曰牂吳

羊羝居謁曰羝羝反蒲各殺羊羝曰羝羝反思完羔也

羝類說曰羝根羊也羝崔豹古今注曰羊一名長

顧主簿羝博物志曰羊而不角呼殺羊一名胡顧郎

一名青烏羝易曰兌為羊又曰羝羊觸藩羸其角

毛詩曰爾羊來思其角戢戢聚其角而息戢戢然周禮曰賓

客則羊人供法羊法羊食糗積膳之羊又曰羊人掌羊牲凡祭

祀飾羔祭祀割羊登其首登首報陽也升首於室凡祈珥供其羊

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買牲而供之布泉也

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內則曰羊冷毛

而羝羝冷毛長羝結總也山海經曰羝羊尾如馬尾出錢來

之山羝音鍼玉篇作五咸反羝穆天子傳曰春山大羊食鹿豕

南史曰江東謂殺羊角為阜茨羝涼州異物志曰

封羊其背如駝廣志曰驢羊如驢羝宋永初山川

記曰九真都龍縣有電麤羊大如犛牛桂海獸志曰

縣羊出邕州溪洞及諸蠻國與朔方羊不異羝春秋

獸部

繁露曰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
鳴殺之不號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
之為言猶祥故以為贄 **禮**尸子曰羊不任駕鹽車
太元經曰觥羊之毅鳴不類 **原**譙周法訓曰羊有跪
乳之禮雞有識時之候鴈有庠序之儀人取法焉 鄭
氏婚禮謁文贄曰羣而不黨跪乳有儀禮以為贄吉事
之宜 白澤圖曰羊有一角當頂上龍也殺之震死
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瑞應圖曰鍾律和
調五聲當節則玉羊見 地鏡圖曰金百斤以上至三
百斤精如羊者 元中記曰千歲之樹精化為青羊

禮述異記曰梓樹之精化為青羊又百年而紅又百年
而黃又五百年而色蒼又五百年而色白 **原**雜五行
書曰懸羊頭門上除盜賊 博物志曰胡蕙蜀中本無
洛中人有驅羊入蜀者胡蕙子著羊毛蜀人取種因名
曰羊負來又外國得胡麻豆或曰戎菽 又曰蛟羊似
羊而無角噉之毒 **禮**元中記曰羈胡羊也羈羊暗也
似羊四耳九尾日在背 卞彬禽獸浸錄曰羊性淫而
很 齊民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汗 酉陽雜俎曰濮固
羊大而美 瀛海勝覽曰忽魯謨斯國羊有四種大尾
綿羊重七八十斤其尾闊一尺餘拖地重二十斤狗尾

羊如山羊尾長二尺餘鬪羊高二尺七八寸前截毛長
拖地後半皆翦淨頗似絲羊角彎向前上帶小鐵牌好
鬪好事者養之賭博爲戲 又曰阿丹國絲羊白毛無
角於角處有兩搭圓黑甚異其項下如黃牛袋毛短如
犬尾大如盤 陶穀清異錄曰馮翊產羊名白沙龍膏
嫩第一言飲食者必推馮翊白沙龍爲第一 膳夫錄
曰羊有二種不可食毛長而黑壯者曰骨癭白而有角
者曰古羊皆羶臭發病羊之大者不過五十斤奚中所
產者百餘斤 格物論曰羊有褐白黑三色亦有青者
南人所罕見 夷堅志曰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以艾

灼羊脾骨謂之死跋焦又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粟則
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藏謂之生跋焦 武珪燕北
雜記曰契丹行軍不擇日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
炙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

羊二

原毛詩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
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
食自公委蛇委蛇 列仙傳曰葛由者羌人周成王時
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蜀蜀中王侯遣人追
之上綏山山在峨嵋山西南無極隨之者不得還皆得

仙道山上有桃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 毛詩曰無羊宣王考牧也厲王時牧人廢宣王之復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 左傳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奔入鄭師故敗 又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又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惟有舌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為族 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又曰葉公語孔

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孫卿子曰仲尼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家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對曰以缶所聞非羊也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贖羊也 **增**韓詩外傳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生羊焉公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曰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此羊肝土也公使殺羊視肝即土 **原**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

之園而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
羊爲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
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也 **增**又曰楊
子之鄰人亡羊旣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
噫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旣返問獲羊乎曰
亡之矣曰何爲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
之所以返也 **原**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
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
二人事業不同其亡羊均也 神仙傳曰皇初平年十
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

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
得後見市中有道士乃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
兒姓皇字初平兄乃隨道士與初平相見語畢問羊何
在云在山東兄往視但見白石不見羊平曰羊在耳兄
自不見平乃往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
頭 漢書曰楚懷王孫心在人間爲人牧羊項梁立爲
懷王 史記曰盧縮與高祖俱學書相愛里人賀兩家
以羊酒 **增**埤雅廣要曰沛公始爲亭長夢逐一羊拔
角尾皆落辯者曰羊去角尾乃王也 金樓子曰修羊
公於華山陰以道干景帝禮遇之數歲道不可得有詔

問修羊公語未訖於牀上化爲白石羊題其脅曰修羊
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 **原**史記曰卜式者河
南人式有少弟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
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上曰吾有羊在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草躡而牧歲餘羊
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
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緱氏令 漢書曰
蘇武往使匈奴匈奴知武不可降使北海上無人處牧
羝羊下乳乃得歸武處海上杖漢節牧羊臥起持節旄
盡落 又曰路溫舒鉅鹿人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

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 搜神記曰宣帝
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二息嘗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
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子方
嘗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至
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東觀漢記曰甄宇北海人建
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令曰賜博士羊羊有
大小肥瘠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
欲投鉤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
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因以號之 神仙傳曰曹
公收左慈慈走入羣羊中失慈所在追者疑化爲羊乃

令人數羊羊本千口揀之長一口知果化爲羊乃謂曰
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苦也有一羊跪云詎如許追者欲
執之於是羣羊皆跪曰詎如許追者乃去魏志曰楊
俊同郡王象孩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
而私讀書因獲捶楚俊美其才質即贖象著家聘娶立
屋然後與別象官至散騎常侍又曰衛玠少時乘白
羊車於洛陽市市人觀之咸曰誰家僻人於是名聞州
黨遂號曰僻人晉書曰武帝平吳後多內寵莫知
所適當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
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原幽明錄曰洛下有一洞

穴不測有一婦欲殺夫推夫下經多時至底乃得一穴
匍匐行數十里漸見明曠郭郭宮館金寶爲飾明踰三
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如此九處至最後訴飢長人指
中庭大柏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持羊鬚捋之得一
珠長人取之次亦取後將令噉即療飢乃問詣九處名
及求住荅曰君不得停還問張華當知乃復行出交州
還洛問華華曰九處地仙名九館大羊爲螭龍初一珠
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搜神記
曰南陽宗定伯夜行忽逢一鬼鬼問伯爲誰伯欺之曰
吾亦鬼也遂爲侶向宛行倦因相擔問鬼曰鬼何畏曰

鬼唯不喜唾耳欲至宛便擔鬼著頭上詣宛市鬼化為
羊伯恐其變遂唾之因賣得錢千五百買者將還繫之
明旦見繩在時人語曰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王
隱晉書曰王尼嘗為兵洛中名士王澄胡毋輔之等齋
羊酒詣護軍門吏請見將軍澄等先過尼炙羊飲酒訖
徑去將軍聞之與尼長假 **增**太元起居注曰劉毅諷
羊琇乘羊車請免官詔曰羊雖無制非素乘者如其奏
原續搜神記曰顧霈者吳之豪士送客置酒有一沙
門在坐主人殺羊羊繩斷便走來入道人膝中穿頭入
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即將去殺之既行炙主人便先割

以噉道人道人食炙下喉便自行道人皮中痛毒不可
忍呼醫來鍼之以數鍼貫其炙猶動搖乃破出之故是
一鱗肉耳道人於此得病作羊鳴少時便死 **增**南史
曰宋文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潘淑妃每密令左右以鹽
汁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排
徊況於人乎 **宋**陶穀清異錄曰天后好食冷修羊賜
張昌宗冷修羊手札曰珍郎殺身以奉國 **孔**帖曰王
君奭破吐蕃於青海西張說識其且敗因上雋州鬪羊
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鬪而不解立有死
者所賴皇仁並茂量力取歡焉 **宣**室志曰李德裕為

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已之休咎僧曰公災當南行萬里公曰南去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究其事對曰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耳公慘然而歎曰吾師果至人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我因問牧羊者牧者曰此侍御平日所食羊吾嘗識此夢不洩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後旬餘鎮武節度使朱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即召僧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

相公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歿於荒裔 唐五行志曰僖宗乾符中洛陽建春門外暴雨有物墮地如殺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或以爲雨工也占曰當旱 靈異傳曰柳毅遇洞庭女牧羊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謂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與羊無異焉 南唐書曰黃載字元吉精究經史遂不復進取肄業之士多從之諸生醵會市羊以備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已緡償諸生而

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出入則羊犬聯隨潭倅夏中正爲作羊犬仙序以記其事 清波雜志曰宰相張齊賢布衣時嘗遊嵩嶽醉臥巨石夢人驅羊於前曰此張相公食料羊也既貴每食數斤猶未厭飫健噉世無比者此與李德裕夢人謂平生當食萬羊之兆符合 魏秦記曰宋仁宗性仁恕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戾豈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

王鞏甲申雜記曰宣仁同聽政日御廚進羊乳及羔兒肉宣仁蹙然動容曰羊方羔而無乳則餒矣又曰方羔而烹之傷夭折也却而不食有旨不得宰羊羔以爲膳 山房隨筆曰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云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寒甚願乞卮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爲韻即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尊酒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 遼史禮志

曰柴冊儀有司讀冊訖宰相北南苑大王請部帥進赭
白羊各一羣 又曰下城克敵祭天地牲以白黑羊
輟耕錄曰元朝凡帝即位必先受佛戒至元帝初入戒
壇見馬哈喇佛前有物為供因問此何物曰羊心上曰
曾聞有用人心肝者有諸荅曰有之凡人萌歹心害人
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上再問曰此羊曾害人乎
帝師無荅 又曰每日進膳例用五羊自帝即位日減
一羊以歲計之為數多矣 埤雅廣要曰永樂初設科
取士廬陵錢舉發解南省皆首冠及將廷試忽夢頭生
羊角同年曰頭角崢嶸在此舉矣傷一人曰非也羊角

乃解字也恐有解姓者復居首耶及拆殿榜臚傳狀元
果解搢也

羊三

原觸藩 跪乳 詳羊一易經 下 **土怪** 嶽精 詳上
羊二家語 易是謀類曰泰山失金雞西嶽
賁首 在雷鄭康成注曰羊牝曰賁首大也 **叱石**
嗽珠 上詳羊二神仙傳 **丹毛** **白血** 續異記曰吳興
年補護軍府史於常眠處間有羊聲疑為神怪竊於戶
窺之見其牀下有羊可高二尺毛色若丹光耀滿室
穆天子傳曰犬戎朝天子於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匹
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
羊白 **五穀** **六飛**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未遇時號亡
獸部 羊

公孫枝得獻諸繆公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春秋命歷序曰有人黃頭大腹出天齊政三百四歲為

神次之號曰皇神出淮駕六飛重十斤高三尺義

羊政三百歲五葉千五百歲居廣志曰大尾羊細毛薄皮尾上旁廣重且十斤出康

居春秋說題詞曰羊者詳也詳以改也合三為生以

養上尺故五色四角有沈懷遠南越志曰尉陀之府

廳周成王時攻虎將狼漢書警如使豺狼逐羣

人獻四角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皓說建成侯曰

記點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皓說建成侯曰

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夸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

狼莫肯千足五皮食貨志羊千足其人與千童

殺肥犖詩俾出童殺注殺羊不童也無角曰童殺之

諸父注云來思絜爾爾牛羊以往蒸嘗又絜啗轟

犖未成羊蘇武事割尾捋鬚又宋膺異物志曰月

坐皮下楊茂事割尾捋鬚又宋膺異物志曰月

氏有羊尾重十斤割以供食亡岐喪易上詳羊

尋生如故下見羊二幽明錄子證易士割羊無血

也言不待險難而失之士割子證下詳羊二論

語竹葉引樹精化上詳羊二晉書獻子執

鄭伯牽簡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魯以前同贊始知

執羔之貴下毛裏雪角觸藩裏雪而吞之羊毛

見羊一下來畢升詩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又摩

易經九牧千走一狼走千羊豐廟告朔豐廟用

人詳羊二荷蕞刻木詳羊二列仙傳畜擾通淫

論語畜事教宜黍銜穀廣州記曰昔高固為楚相

擾下畜事教宜黍銜穀廣州記曰昔高固為楚相

也 下詳羊 翠尾 黃腹 西陽雜俎曰蜀賓國出野

一爾 食葛 悅草 肥 揚子法言曰羊質而虎皮見

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剛很故為羊 望翼 取

氏曰羊外柔能悅草而內剛很故為羊 望翼 取

脂盛均大早解郡守不其政而待龍貸兩是猶乘

高三尺餘其尾如扇每歲春時割取脂二十餘斤再

合仍生不取則脹死又莊浪有養羊土人歲取其脂非

久復 懸頭 燒尾 富羊能鬻草雞啄五穀故懸頭以求

滿腹 助陽氣 聞見記曰尺新羊入羣為諸羊所觸不見

親附火燒其尾則定故初拜官册條合宴謂之燒尾

鬻耳 細肋 味美 陝西同州沙苑有佳羊謂之細肋

故山谷詩云細 食仙茅 飲苦泉 桂州多仙茅其羊

肋柔毛飽臥沙 食仙茅 飲苦泉 桂州多仙茅其羊

食之舉體化為肪不復有血肉名乳羊食之宜人 案

宇記曰馮翊朝邑縣許原下地有苦泉水味鹹苦羊飲

羊肥而肉美今於泉側置 對角 剪毛 元張憲灤京

者謂之迭角羊以其角之相對也毛角雖奇香味稍別

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 骨鎔鐵 脂柔銀 類

相感志曰鑄鐵不銷以羊頭骨灰投之乃銷融也 腹

丹房鏡源曰羊脂柔銀軟銀殺羊角縮賀賀錫也 腹

生石 角養草 附膽而生黃狗有寶羊白色如石俱在腹中

可治鬻胃及羊病 卑雅曰獮羊之在羊原不可牢畜老

也其狀若騾而羣行暑天塵露在其角上生草戴行愛

之獨寢代都賦所謂獮 九頭 六角 九頭而更食國

羊養草以盤旋是也 二首 九尾 為并州總管王諒

亂乃出 述異記曰周 九頭 九尾 為并州總管王諒

成王時東夸進六角羊 二首 九尾 為并州總管王諒

州有官羊二首相背以為諒之咎 易牧 宜驅 韓子

微之阿丹國出於羊名九尾羊 壓羣 善鬪 善羣故于文

仰之山 跋野易牧者夸也 壓羣 善鬪 善羣故于文

輿雅曰羊性前逆故宜驅 壓羣 善鬪 善羣故于文

羊為羣每成羣則以一雄為主舉羣聽之今俗所謂壓羣是也北人謂之羊頭又曰羣羊似吳羊而大角角至死尾如馬角亂犀方物略記曰山海經吐蕃八及蜀威茂州形似畜羊而大其角繚上重化狼乳麀食人故築城避之張說奏有羊乳孽表見後盟社祀竈墨子曰齊莊公之臣王國卑與中里機者訟里機之詞未半祭羊起而觸中里機齊人以為有神驗二搜神記繫轅補牢淳之傳曰王敬弘以為適孔轅提壺為禮至則盡勸戰蒙皮輟肉李茂勳傳國策曰亡羊補牢未為晚也野李全忠軍望為羣羊爭趨之遂致敗韓偓命鑿密記曰上輟御前羊肉一盤賜全誨以下曰難吐珠化石銀四年苑中羊吐珠得之際且與同味

樊胡子以為符瑞諷羣臣入賀郭功父五仙謠曰番禺五仙人騎羊各一色手持六瓶穗翔繞城辟翮然去乘雲詣羊化為石至借書投索帖換唐餘錄曰今留空祠與像猶可識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字為換鶯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處換羊數斤可名二文書為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作簡以圖報答來人督索甚急公相公食學士羹故朝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京西李客見人牧羊遍滿山谷不知幾千萬口詰之自何而來曰自郵復來供相公食耳指顧之際轉首恍然並無所覩清興錄曰竇儼嘗病目幾喪明得良醫愈之勸令頻食羊眼儼遂終身服之其格虎負魚秋家名雙量美世人呼為學士羹者無異驅羣羊而攻生後語曰張儀謂楚王曰夫為縱者無異驅羣羊而攻生虎虎之與羊不格亦明矣高僧傳曰石虎嘗畫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佛圖澄澄曰碧落洞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

金華山

清波雜志曰英州碧落洞乳羊飲鍾乳潤水

煙

挂角此之謂也斷臍文夜則懸角木上以防患語曰麋羊

客

其國侯絕其欲萌乃築垣以環之防外獸所食然其臍

連

驚鳴而臍絕因逐水草以一二百口為羣出淵

種

武郡國志曰吳彥堂溪有白羊淵畜牧者禱祀之初出

一

羊是效古也驚拍手羊自此絕焉今俗生羊忌婦人拍

手

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

月

可得子羊數隻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波斯國亦有此

事

兔食之肥美劉子觀量篇曰漢北種羊角能產羊其大如

關

上種之也西海以羊臍種土中澗水聞雷而生臍系地

中

及長駕以木臍斷便行齧草至秋可食臍內有種

無睛能視

有角不用

易經注羊無睛而能視死不

粧點芳草

蹋破菜園

雲仙散錄曰午橋莊小兒坡

賜八百蹄

具三十物

孔帖曰回紇達于既行日賜羊

秋陰之氣

未位之神

杜陽雜編曰牛羊共居丑

泊宅編曰

吾未位之神也

其屬在羊爾食羊頭甚多故來

給膳

謀羞

徐鉉云羊主給膳以瘦為病故

徒將召三桓

而議之

左丘明曰周人有欲具少牢之珍

而與羊謀

其羞哉

上峭山 關海岸 涼州異物志

亦與羊謀

其羞哉

羊

獸部

羊

羊

羊

若斥峭山如巖上下如跌西舍利凡曲名十有二五
曰鬪羊勝驃云來乃昔有人見一羊鬪海岸強者則見
弱乃來入山時人謂之喜鹽畏露惟遠水為善日一
飲緩驅行勿停息春夏早收秋冬晚出以瓦器飼羊
中地羊喜鹽自還噉之不勞人收坤雅曰羊性畏露
晚出早歸故詩曰羊遠視長生謂羊畜之遠視者
牛下來常先於牛也遠視長生謂羊畜之遠視者
故史記家語孔子謂文王尚食進蔬食釋所殺羊為
廚而乳者釋之長生大密日尚食進蔬食釋所殺羊為
長生人變上詳羊二搜神記李審言忽得病如
供奉鬼化人變中長安百姓李審言忽得病如
狂修與羊同食家人無以止求醫不效後忽西走近將
百里路傍遇羣羊遠走入其內遂之者方至審言已化
為一大羊乃自語曰將我歸慎勿殺我我為羊悵樂人何
以比遂將歸飼養以終天年

羊四

原不畜伐冰之家不殺大夫無死肆鄭伯有死

反肆高士傳曰屠羊說楚人隱於屠肆昭王失國說

羊大王反國說亦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

王使司馬子綦延之以三珪之位說曰願長反屠羊之

肆耳遂**孟春食**孟春食仲春獻羔開冰**或寢或**

訛或剥或烹俱詩**曾過廳羊**青州雜記曰熊翻每

令客自割隨所好者線線繫定記號畢酒至半旋殺羊

蒸熟自認取以竹刀切食號過廳羊大官羊黃庭

曰春風飽**紅羊**北方有紅羊青羊尹喜內傳老子

識大官羊淫羊博物志曰陰夸山有淫羊一日百編野

之肆表錄異曰嘗有人自青杜泛海歸聞為惡風所飄

羊至一鳥忽見羣羊人向之亦不驚避初疑人所牧放

而絕無人迹乃知生者黃羊杜甫詩黃羊飲不羶注

獸部方饑因取食之

黃羊云大觀三年郭隨使北

舉此詩以問北使時立愛立愛
云黃羊野物可獵取食之不羶
花羊 桂海獸志曰南
深褐黑脊白斑全似鹿
之兼羊周頭高夸
皆國名兼羊四角
得此當生貴子元
權果以丁未歲生

羊五

增詩唐李嶠詠羊詩曰絕飲懲澆俗行驅夢逸材仙人
擁石去童子馭車來夜玉含星動晨羶映雪開莫言鴻
漸力長牧上林隈 宋黃魯直戲答張祕監餽羊詩曰
細肋柔毛飽臥沙煩公遣騎送寒家忍令無罪充庖宰
留與兒童駕小車 梅堯臣江鄰幾寄羊羝詩曰細肋

胡羊臥苑沙長春宮使蹋霜羝蒺藜苗盡初蕃息首藉
盤空莫歎嗟自乏良謀甘更鄙猶能大嚼使無涯磨刀
為削朝霞片時引清杯興更嘉 文天祥詠羊詩曰長
額主簿有佳名羝首柔毛似雪明牽引駕車如衛玠叱
教起石羨初平出都不失成君義跪乳能知報母情千
載匈奴多牧養堅持苦節漢蘇卿
增表唐張說為留守奏羊乳麀表曰狎擾因依動息隨
戀如從所產若素同羣理有可嘉事無前例 又進鬪
羊表曰遠生越薦蓄情剛沒敵不避強戰不顧死雖為
微物志不可挫如蒙效奇靈圍角力天場却鼓怒以作

獸部

羊

羊

氣前躑躅以奮擊跌如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
裂骨賭勝濺血爭雄敢毅見而衝冠鷲很鬪而擊節冀
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指怒蛙之意

原贊晉郭璞羊贊曰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
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

原秦晉杜預奏事曰臣聞魏興北山有野羊千數百斤
試求之得一按其形不與中土羊相似然野獸中所希

有

增序宋梅堯臣逢羊詩序曰子晨過北郭見羣羊有羝
處前其首昂然而偉脂其角拱然而聳其毛茸然而長

白膊至腕皴皴與纓胡相若其羣很逐而擁趨如奉焉
及其宰也抵存而羣死之子歸作詩示諸友云

狗一

原爾雅曰犬生三狻宗二師一獬旃未成毫狗狗子未

長喙獫力短喙獨獸獠獨詩載絕有力挑多挑狻狗也

狗四尺為獫說文曰狡犬多毛也獨短喙犬也

獫胡斬犬吠不止也獫犬之知人心可使也狝言佳狂

犬也狄赤犬也增又曰獬音短腦狗也狡小狗也

又曰犬狗之有懸蹄者也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狗叩也叩氣以守也原呂忱字林曰獬韓良犬也狻

獸部

鵲宋良犬也行五見逐虎犬也孔叢子曰盧黑何承

天纂文曰守犬為獮扶木隴西以犬為猶酋獮乃容甕

乃更皆多毛犬也饒乃校獬居例紹彫屈尾犬也易

曰良為狗增毛詩曰無使老也吠原周官曰犬赤

股而躁躁增禮記曰凡祭祀犬曰羹獻言犬肥則可為羹以獻也

原春秋考異郵曰狗三月而生陽主于三故狗各高三尺增家語曰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

月而生原山海經曰蝮犬如犬青色食人從首始

吳越春秋曰狡兔死走狗烹荆楚記曰雞寒狗熱

增桂海獸志曰蠻犬如獵狗警而獬又曰鬱林犬出

鬱林州極高大垂耳拳尾與常犬異莊子曰犬不善

吠為良淮南子曰獬犬不自投於河尸子曰地中

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犬名曰賈京

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五行傳曰

犬畜之以口吠者屬言三才圖會曰犬有三種一者

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食犬若今菜牛也埤雅曰

狗非田犬亦犬子也非田犬者不自搏食苟食而已

原雜五行書曰犬生四子取黃子養之生五子取青子

養之六子取赤子養之七子取黑子養之八子取白子

養之白犬虎文南斗君畜之可致萬石白犬烏頭令人

得財白犬黑尾令人世世乘車黑犬白耳大王犬也畜
之令人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白犬黃頭家大吉
黃犬白尾令人世世衣冠黃犬白前兩足利人 **增**金
樓子曰入名山牽白犬抱白鶴山神大喜芝草及寶玉
等自出 古今注曰狗一名黃羊 清異錄曰狗曰守
門使 老學菴筆記曰筇竹杖擊狗皆節節斷折物理
之不可推者 **原**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
兮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 **增**蘇軾
上神宗書曰畜犬本以防姦不以無姦而養不吠之犬
韓愈詩曰躍犬疾翥鳥 李後邨詩曰犬眠花影地

梅堯臣詩曰吠犬憎倦僕 孫觀詩曰睢盱犬透籬

狗二

原後漢書曰帝高辛氏有狗名槃瓠時犬戎兵強乃募
能得犬戎吳將軍首者賜以少女槃瓠得之於是少女
隨槃瓠升南山產子男女十二自相夫妻後繁盛也
元中記曰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未嫁犬戎為亂帝
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三月
而殺犬戎之首來帝以為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
稽東南二萬一千里得海中土方三千里而封之生男
為狗生女為美女 搜神記曰高辛氏有老婦人居王

宮得耳疾醫為挑治得一物大如繭婦人盛之以瓠覆之以槃俄頃而化為犬其文五色名槃瓠 楚辭曰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言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獲殺浞而斷其頸 湯四方獻令伊尹請正南以矩狗為獻孔氏曰矩狗狗之善者也 **原** 穆天子傳曰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 言 猛 **增** 又曰鷄韓之人獻天子良犬七十 博物志曰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 **原** 述征記曰彭城東岸有一丘俗謂之狗葬或云斯則徐偃王葬后倉者也古徐國宮人妊而生卵棄之水濱有狗名后倉銜而歸弗乳而成人遂為徐之嗣君純筋無骨曰偃王偃王躬行仁義

眾附之得朱弓朱矢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后倉將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 辛氏三秦記曰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天狗來下其上有賊天狗吠而護之故一堡無懼心 呂氏春秋曰楚文王得如黃之狗宛路之矰遊於雲夢三月不返 又曰齊有好獵者終日不得獸入則媿其友推其所以不得獸狗惡故也欲須良狗家貧不能得乃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良狗有良狗則數得獸矣非獨獵也百事皆然 左傳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

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
雖猛何為鬪且出 又曰國人逐瘕狗瘕狗入於華臣
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 又曰
晉侯伐齊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
示間 原又楚辭曰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
無祿兄謂秦伯景公也秦伯有蓄犬弟鍼欲請之秦伯
不與鍼以百兩金易之又聽因逐鍼而奪其爵
左傳曰取邾師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
乃館諸箕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取其吠狗弗與及
將歸殺而與之食 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人為門於
犬門側延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使楚王

不當從此門入 **增**又曰景公走狗死命外供之棺內
給祭晏子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
曰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
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而乃以
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 莊子
曰徐無鬼見魏文侯曰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
狸德也中之質若視口上之質若忘其一 **原**列子曰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黑衣而返
其狗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狗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
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戰

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
犬也東郭饒者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饒環山者
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疲各死其處
田父獲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
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
齊王懼休將士 說苑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
見用故客反見曰臣聞韓氏之盧周氏之譽天下疾狗
也見兔而指屬則不失兔望見而放狗則累世不能得
兔狗非不疾不能屬者罪也 詳薦 春後語曰貂
勃嘗惡田單安平君聞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

罪於先生嘗見惡於先生乎勃曰然公孫子賢而徐子
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鬪徐之狗攫公孫子之腓而
噬之若乃得去不肖為賢者狗豈特攫而噬之哉安平
君曰敬聞命矣明日任之於王 原 尹文子曰康衢長
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三年長者
怪而問之以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韓子曰宋有
酤酒者斗筲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
酒不售而酸怪其故問所閭長者楊青青曰汝狗猛耶
曰狗猛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
往酤而狗迎齧之酒所以酸而不售夫國亦有猛狗有

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
齧之此人主所以蔽賢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漢書
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 史記曰高祖詔齊捕蒯
通通至上曰若何教淮陰侯反對曰然臣固教之跖之
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
非知陛下也 **增**漢書五行志曰文帝後五年六月齊
雍城門外有狗生雙角 **原**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
萊云見一人長五丈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
忽不見 搜神記曰漢成帝河清元年長安男子石良
劉晉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擊之為狗去復至數

人被甲持兵弩來格之或傷盡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
止其於洪範皆犬禍言不從之咎也 又曰東越閩中
有庸嶺高數十里西北隙中有大蛇長八九丈大十餘
圍東治都尉及長吏或夢巫覡欲得噉童女常八月祭
送蛇穴蛇輒吞之已用九女時將樂縣李誕有小女名
寄應募而行乃請好劍咋蛇犬作數斛養蜜灌之置穴
口蛇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鏡先噉養灌寄便放犬咋
蛇以劍斫殺之得九女髑髏越王乃聘寄為后 又曰
昔山陽王瑚字孟璉為東海蘭陵令夜半時輒有黑幘
白單衣吏詣縣扣閣迎之則忽然不見如此數年於外

伺之見一老狗黑頭白身至閣便為人殺之乃絕東
觀漢記曰鮑永少有志操治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妻
嘗於母前叱犬而永即去之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汝
南韋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於家中皆言當
殺之叔堅云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爲
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馳走家人驚愕復云誤觸冠冠
纓挂著耳狗又上竈家益怪復云兒婦皆在田中狗助
畜火何能作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
之異叔堅至太尉終於位續搜神記曰林慮山下有
亭每過宿者或病死嘗云有十許人男女合雜衣或黑

或白輒來爲害有郅伯夸者過宿明燭而坐誦經至中
夜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夸並坐蒲博伯夸密以鏡照之
乃是羣犬因執燭起陽誤以燭燒其衣作燄毛氣伯夸
懷刀捉一人刺之初作人喚遂死成犬餘悉走出增
郡國志曰漢末富春有桑君者養犬數年不吠孫文臺
微時經此犬忽吠之桑謂文臺曰君其異相乎及貴欲
報之桑無所好惟好張畢捕魚文臺爲作九里畢以贈
之又曰朱建平善相術謂應璩云君年六十三位爲
常伯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可見也
璩年六十一爲侍郎直內省欸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

見者於是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果卒 **原華**
陽國志曰雍閻欲降魏說夸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
前盡黑螭腦三升汝能得否夸皆從閻 **增**吳志曰孫
峻與亮謀誅諸葛恪恪嚴駕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
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
者逐犬遂升車被殺 **原**述異志曰陸機少時頗好獵
在吳豪客獻悋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
黠慧能解人語又嘗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自還一日至
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因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
汝能齎書馳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盛

以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取
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毫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
上船裁近岸犬即騰上速去先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
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伺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
作荅書內筒復繫犬頸犬既得荅乃馳還洛計人行程
五旬犬往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遣送還葬機邨去機
家二百步聚土為墳邨人呼為黃耳冢 **孫盛**晉陽秋
曰王敦敗京師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 **增**晉五
行志曰晉元帝大興四年廬江潯縣何旭家忽聞地中
有犬子聲掘之得一犬母青釐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

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
雄活及長善噬野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沒 集異傳
曰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犬甚長從南來欲咋天錫
上林避之乃隨地後苻堅遣苟萇著綠地錦袍從南來
攻未入門大破之 原續搜神記曰會稽句章民張然
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
養一狗甚怯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謀欲殺然作飯食
共坐下食未得噉奴當戶倚張弓挾箭拔刀然以盤中
肉飯與狗狗不噉惟注睛舐脣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
轉急然波計拍髀大呼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伏

倒地狗遂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 又
曰晉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夜輒羣衆相
吠往視便伏後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黃衣白恰長五
六尺衆狗共吠之尋跡定是詠家老黃狗即打殺之吠
乃止 又曰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行止
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野火
起風又猛狗周走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
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露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
醒方見之他日又暗行墮空井中狗呻吟徹曉須臾有
人過怪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

不知所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
雄活及長善噬野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沒 集異傳
曰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犬甚長從南來欲昨天錫
上林避之乃隨地後苻堅遣苟萇著綠地錦袍從南來
攻未入門大破之 **原**續搜神記曰會稽句章民張然
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
養一狗甚悋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謀欲殺然作飯食
共坐下食未得噉奴當戶倚張弓挾箭拔刀然以盤中
肉飯與狗狗不噉惟注睛舐辱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
轉急然波計拍髀大呼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伏

倒地狗遂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 **原**又
曰晉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夜輒羣衆相
吠往視便伏後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黃衣白恰長五
六尺衆狗共吠之尋跡定是詠家老黃狗即打殺之吠
乃止 又曰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行止
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野火
起風又猛狗周走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
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露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
醒方見之他日又暗行墮空井中狗呻吟徹曉須臾有
人過怪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

君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
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
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
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增**廣古今五行志曰安帝義熙
年譙縣崔仲文與會稽石和俱為劉撫軍吏仲文養一
犬以獵麋鹿無不得也和甚愛之乃以丁奴易之仲文
不與及仲文入山獵至草中和殺仲文欲取其犬犬齧
和守其主尸爬地覆之後諸軍出獵見犬守尸人識其
主因還啓劉撫軍石和假還至府門犬便往牽衣號吠
人復白撫軍曰此人必殺犬主因錄之撫軍考問果得

其實遂殺石和 晉五行志曰大興中輔國將軍孫無
終家於旣陽地中間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
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為桓靈寶所滅
南史曰袁粲父子以舉兵為齊所害有小兒數歲乳母
將投梁門生狄靈慶靈慶遂抱以首此兒死後靈慶常
見兒騎大氄狗戲如平常經年餘忽見一狗走入其家
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歿此狗即袁郎所常
騎也 **原**述異記曰宋元嘉中石元度家有黃狗生白
雄子母孕其子異於常狗銜食食之子大其狗出獵未
返輒門外望之後元度病輒危困醫為處方須白狗肺

市索卒不能得乃殺所養白狗以湯供其用母向子死處跳踊嗥呼倒復起竟日不息其家煮狗子肉共食之投骨於地母輒銜著窟中

增又曰宋元嘉中嘉興縣朱休之兄弟對坐家有一犬來向休之蹲徧視二人遂搖頭而笑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柰汝明年何其家驚懼斬犬榜首路側至來歲梅花時兄弟相鬪並被囚繫經歲得免至夏舉家時疾兄弟皆死

北齊書曰徐之才與朝士出游遙望羣犬競走諸人令目之之才厲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是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

陳書曰張彪敗後與妻楊氏夫惟

嘗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舍離乃還入若耶山中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齧一人中喉即死及彪被害黃蒼號叫彪尸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殞彪喪墳冢旣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

隋書曰文帝時魏州四月八日立舍利塔有一黑狗耽耳白曾於舍利塔前舒左股屈右脚見人行道即起行道見人持齋亦即持齋非時與食不食惟欲得飲淨水耳至後日解齋與粥始喫且寺內先有數猛狗但見一狽狗無不競來吠齧若見此狗入寺悉在低頭掉尾

宣室志曰神龍時唐休景爲

相有門僧出言多中一日謂休景曰公有大禍不遠數月然可以禳之公懼而問計僧曰可於卑冗官中孤寒有才幹者用為曹官因得張君為之乃問所為僧曰張君赴部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駿者張到部即求得二犬高四尺獻之休景大悅召僧視之僧曰極善育後旬日有二刺客為犬所齧而斃孔帖曰武后初酷吏丘神勣家狗生子無首當項有孔如口晝夜鳴吠俄失所在撫異記曰劉巨麟開元末為廣府都督在州恒養一犬雄勁多力犬至馴附有異於他巨麟常夜迎使犬忽遮護不欲令出巨麟亦悟曰犬不使我行耶

徘徊良久人至白使近巨麟叱曰吾行部從如雲寧有非意之事使家人關犬而出上馬之際犬亦從之忽咋一從者喉中之頃之死巨麟驚悸搜死者懷中得利匕首初巨麟常鞭筆此僕故脩其怨私欲報復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難酉陽雜俎曰天寶中上嘗於夏日與親王某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獬子於坐側獬子乃上局局子亂上大悅柳宗元非國語曰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於河化為龍廣豔異編曰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寓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

樞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圍人異之是夕竊臥廢舍乃於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畜黑犬至廢中且嗥且躍俄化爲一大人衣冠甚黑旣挾鞍至馬上駕而去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擊馬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遠來廢下馬解鞍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爲犬圍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而去及曉方歸圍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馬跡方絕圍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內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言笑極歡圍人

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至於野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安在黑衣人曰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憂褐衣者曰母輕洩洩則吾屬不全矣黑衣人謹受教褐衣人曰韓氏穉童有名乎曰未也伺有字即編於名籍不敢忘褐衣人曰明夕再來當得笑語而黑衣催去及曉圍人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即命以肉誘其犬犬即至因以繩繫乃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妻子兄弟家僮名氏蓋所謂韓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不書所謂穉兒未字也韓生大異致犬

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鄰居子千餘
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墓中有數犬毛狀皆
異盡殺之歸 集異記曰裴令公度性好養犬凡所宿
設宴會處悉領之所食物餘者便和碗與犬食時子壻
李甲見之數諫令公曰人與犬類何惡之甚犬正食見
李諫乃棄食以目視李而去裴公曰此犬人性必讐於
子切慮之李以爲戲言將欲午寢其犬乃蹲而向李李
見之始疑犬讐已犬見未寢又出戶李見犬去後乃以
巾櫛安枕多排衣服以被覆之其狀如人寢李乃藏於
處視之逡巡犬入其戶將謂李已睡乃跳上寢牀當

喉而齧齧訖知謬乃下牀憤跳號吠而死 五行志曰
咸通中會稽有狗生而不能吠擊之無聲狗職吠以守
禦其不能者象鎮守者不能禦寇之意 古今詩話曰
淳化中合州貢羅江犬甚小而性慧常馴擾於御榻之
前每坐朝犬必掉尾先吠人乃肅然太宗不豫犬不食
及上仙犬號呼涕泗以至疲瘠章聖初即位左右引令
前導嗚吠徘徊意若不忍章聖令諭以奉陵即搖尾飲
食如故詔造大鐵籠施素裯置鹵簿中行路見者隕涕
後因以斃詔以敝蓋葬於熙陵之側 澠水燕談錄曰
平原陸永錫天聖末以虞曹外郎知千乘縣一日與門

生對食永錫以饅頭食畜犬生曰犬彘食人古人所譏
况珍味耶犬不食賸視之以去數日不知所在一夕犬
至跑門闕將入生起視之知其將害已卷衾作人臥於
牀上升棟避之犬入登牀噬之覺非人吼怒出戶擲尾
作聲而死 江鄰幾雜志曰康定中侍禁李貴為西邊
塞主妻為昊賊擄去家中一白犬頗馴擾祝之曰我聞
犬之白乃前世為人也爾能送我歸乎犬俯仰如聽命
即裹糧隨之有警則引伏草間渴即濡身而返凡六七
日出賊境其夫無恙朝廷封崇信縣君 東軒筆錄曰
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臺官宋禧上言蜀有羅江

狗赤而尾小者其警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
時人謂之宋羅江 泊宅編曰虞經臣策元祐五年作
監察御史初入臺值都城開渠忽有異犬自渠中出直
入其家馴服若素畜養者家人輩愛之名曰渠來但無
事惟喜睡或亂毀簾幃窗牖之類則經臣必有遷改錫
賚之慶自爾每遇慶事則飼以肉一斤渠來必歡喜跳
躍然後食之以為常凡數年經臣卒前一夕渠來死
又曰狀頭時邦彥母懷之彌月夢九人皂衣肩輿一金
紫人徑入房中明日犬生九子皆黑晚遂生邦彥故小
名十狗同年錄見之終吏部尚書 宣靖妖化錄曰宣

和五年京師城北乃官民牧羊地忽有野犬不知所從來入羊羣中嗚叫左右前後諸犬皆往聚會一羊間一犬黑白交映至次日城內外諸犬畢集或縛者并斷索而來凡擾擾兩日犬多羊少皆齧殺其羊識者知為不祥 吳聞總錄曰青州老人朱先生以賣藥自給攜一妻一妾一犬往來潁州紹興丁丑四月有邨民託言母病邀至其家盡奪其貲囊殺三人埋於林間犬隨而叫號俄舍去詣縣伏庭下如有所訴縣宰即遣弓兵隨犬所至至埋所發穴得尸復引至賊家盡獲凶黨 夷堅志曰紹興中樂平魏彥成安行為徐州守全椒縣結正

一死囚獄案云縣外二十里有山菴頗幽僻常惟樵農往來一僧居之獨雇邨僕供薪爨之役養一貓極馴每日在傍夜則宿於牀下一犬尤可愛俗所謂獅狗者僧嘗遣僕買鹽際暮未返凶盜乘虛抵其處殺僧而包裹鉢囊所有出宿於外明日入縣此犬竊隨以行遇有人相聚處則奮而前視盜嗥行又隨之至於四五乃泊縣市愈追逐哀鳴市多識菴中犬且訝其異共扣盜曰犬如有恨汝意得非去菴中作罪過乎盜雖強辨數四然低首如怖伏狀即與俱還菴僧已死時正微暑貓守臥其傍故鼠不加害執盜赴獄不能一詞抵隱遂受刑

賈似道悅生隨鈔曰舅氏慈遠公好記異事一日遠來相訪言任丘縣友人養犬甚猛羣犬莫能勝晚年既衰瘁爲衆犬所齧憤憤不食而死剖其心已化爲石而膜絡包之似石非石色如寒灰重如磚瓦觀其脈縷真心也不知緣何至此耳目所不聞見者何限哉 范成大攬轡錄曰乾道六年奉命使金至邯鄲縣牆外居民以長竿磔白犬懸其首別一竿縛茅浸酒揭於上云本國人用以祭天禱病 遼史曰八月八日國俗屠白犬於寢帳前七步瘞之露其喙後七日中秋移寢帳於其上謂之捏褐耐捏褐犬也耐首也 松漠紀聞曰金國天

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耳 永昌雜志曰至正二十一年昆明縣玉案山下產赤小犬色如火羣吠徧野 輟耕錄曰至正壬寅八月中上海縣三十四保辰字圖金壽家已闔雄狗生小狗八其一嘴爪紅如鮮血犬之爲妖多見之於占驗之書未有若此者 又曰高麗以北爲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地極寒每歲委官給散資糧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諳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剋減之必齧其主者至死乃已 又曰北方阜雕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

守護日規視之及其成穀一乃狗耳取以飼養進之於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雕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 彙苑曰弘治中充之魚臺縣有民家畜一白犬甚馴其主出犬常隨之他日主商於遠方犬亦去經旬三日犬化為主輒歸妻問其故曰途中遇盜財物俱盡幸逃得性命耳妻信不疑閱歲其真夫歸形狀悉同各爭真偽妻及鄰里白於官命置之獄中忽一小卒語於妻妻曰先歸者犬精也視婦曾間有爪紋則辨矣卒以白官召婦問其故裸而視其曾間有血紋密使以血厭之偽夫化犬立

撲殺之

狗三

金畜 斗精 應劭風俗通曰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

月而九六十三陽氣通故斗運狗三 烏龍 青鸛 詳

精 上詳大狗賦 黃頭 赤精 許慎說文曰險黑犬

也 下詳續搜神記 長耳 短喙 卷尾龍也 黑狗 白頭 長耳

望視之兔白蹄之豕短喙之犬修頭之馬斯禽 旅葵

周狗 尚書曰西旅獻獒 公羊傳 鈴蹄 鋸齒 見

傳 休奕走狗賦 周處風土記 宋淖 韓盧 莊子曰

獸部 犬則渴為五魚狼牙鋸齒 狗

里有狗宋人之驚狗也其家命之為淖逐狗不
及止而望之自以為過矣下詳狗二戰國策
素牙 山海經曰陰山有獸焉其狀如狸白
首其名天狗下見傅休奕走狗賦 齋書

銜卵 郭公魏晉俗語曰太康七年天郊壇下
下詳狗二述異記 走百里 高三尺 上詳狗二
傳天子傳

有白 郭公魏晉俗語曰太康七年天郊壇下
詳狗二述異記 鮮明恒臥見人則去 黃耳 赤

身 郭公魏晉俗語曰太康七年天郊壇下
詳狗二述異記 鮮明恒臥見人則去 食虎 逐麋 瑞應

周成 王時渠搜國獻駒大能飛食虎
敝蓋 重鑲 尼

畜狗 逐麋之犬不顧兔耶謂求大也
敝蓋 重鑲 尼

仙 負女 淮南王雞犬皆升仙
斃毒 訴冤 晉太子

所傷 醫云宜食蠶胎食
愈 下見狗二列子 牽上蔡 吠深巷 李斯曰牽

蔡門豈可得乎 古詩犬吠深巷中 不夜吠 無事人不夜吠
傳犬馬非土

性不 畜 搏噬 守禦 曹植表 虛狗悲號國知其才乃試
問名 吠形 夫論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 不叱

左牽 尊客之前不得叱 效犬者左牽 宜梁 去賢 周禮狗 移而

識家 賣以嫁女 漢祖移新豐雞犬各識其家 晉吳
然無辨 累累喪家 信信迎吠 孔子去魯至鄭東郭

家之狗 下 猥而不使 猥無不噬 管子曰管仲將
見狗一楚辭 猥而不使 猥無不噬 管子曰管仲將

犬 吠 且暮欲 猥我猥而不使也君必去之言易牙
豎刁為亂也 傳曰國狗之猥無不噬也猥狂狗也

戀主 噬人 猛相 雄姿 躡遺蹤 尋漏跡 增

黃蒼 白望 上詳狗二陳書 西京雜記曰茂陵少年
李亭好馳逐鷹犬皆製佳名狗則有修毫

獸部 豈益負山合百三十一

豈益負山合百三十一

豈益負山合百三十一

豈益負山合百三十一

豈益負山合百三十一

釐曉白望 白靈 青駁 陶弘景曰裴真君好養白犬

道之士或居山林此可以辟邪 西京雜記曰揚萬年有獵犬名青駁價直百金

喙 烏喙 甚猛而馴 隋志 蘇子瞻云子來儋耳得大狗

皆 卑脚 長翰 三歲時有申脚犬曰青花忽來鬪兒

陰食之至德有良藥封之及愈為宦者字之曰捧硯委

穴邢子隨之行數百里出山頭有殿屋官府仙人吏使

甚嚴見其故妻主洗魚與邢子後還山見犬色更赤有

長翰隨邢子遂留山上時時下護其宗族蜀人立祠焉

生犛 有角 後漢書曰岑熙為魏郡太守無為而化

錄曰張狗兒母夢有物如犬子頭有 犛足 繫頸 呂

角牴之因感而有妊故小名狗兒 犛足 繫頸 呂

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不啾鼠以告相者曰此志在

麀麀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極其後足遂取鼠

晉書曰齊王阿入廢賈后后問曰起事誰曰梁趙后

曰繫狗當繫頸今反 巨口 短尾 狡犬巨口而黑身

懸蹄 蜀之南常雨少晴 守夜 吠日 抱朴子曰陶犬無守夜

日出則犬號吠 吠雲 噬雪 犬名中記曰杜光庭有

又杜詩仙家犬吠白雲中 柳宗元集曰僕大雪踰嶺

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蒼黃吠噬狂走者數日至無

雪乃 礫道 止風 投井 降雨 中礫雅注曰今俗當大

書故賈曰舒州灑山下有九井實九眼泉也 捕鼠

醉虎 魏志曰太祖云我有一犬名曰斐猶人豕有盜狗善捕鼠

狗必醉 曳馬 化龍 舊唐通典曰唐武德中高昌

虎之酒也 曳馬 化龍 舊唐通典曰唐武德中高昌

寸長尺餘性甚慧能曳馬銜燭云本出拂菻國中國有

拂菻狗自此始也 續仙傳曰韋善俊挾一犬號烏龍

後化龍乘之
飛升而去
蛇尾常時自隨
後至江邊
伐藪犬暫出
渾泣走還船復反
草中伴怪蛇所以
隆往見隆悶絕
歸家二日犬為不食
隆復蘇乃始進飯
親戚後周書曰張元
性仁孝幼時母邨
陌有狗子為人
所棄者元見即收
而養之未幾有狗
母銜一死兔置於
前而狸德豹聲
迪書云深巷寒犬
吠聲如豹
待門扣閣
國語曰趙簡子問
何為曰有所得犬
欲試
將適樓而麓弗聞
臣敢煩當日簡子
乃還下詳上狗
二見干寶
哭市上臺
隋巢子曰昔三苗
大亂龍生
孫淵未亡家數有怪
防庫共牢
夷堅志曰復州錢
物故畜犬以警盜
名為防庫一黃犬
在彼十餘年吳興
周礪居官尤加意飼
養泊秋滿有代者
周未去間謁犬

認所乘橋識為故主
迎擾馴伏掉尾戀
周解其意使
置於船中後數日
船至巴河犬登岸
未返而船人解纜
東下犬望見跳躍
嗚呼奔隨不置凡
三四里周顧見
之命小船呼載既
得上不勝喜遂至
湖州孔帖曰五
代南唐時江州陳
氏族七百口畜犬
百
運水街磚
搜神記曰孫權時
李信純襄陽紀南
人也家養一犬名
曰黑龍忽一日於
城外飲酒大醉歸
家不及臥於草中
時遇太守鄭珣出
獵見口草深遣人
縱火爇之信走來
臥處周迴以信純
醒來見犬已死縮
身大難犬運水困
乏致斃
於側火而信純醒
來見犬已死縮身
大難犬運水困乏
致斃
柳衣余火跡今紀
南有義犬冢高十
餘丈聞之即命其
棺
僧子捷建靈隱高
峰浮圖養一花犬
每隨工徒街尋置
於塔所又寺人於
荒榛收得一石佛
而少右耳夫即跑
得佛耳塔成犬斃
街怒代勞
在鄂州得襄間二
犬軀一守卒暫解
縱之使自如猶束
其頸與禁營
獸部

狗

狗

狗

狗

柵為鄰垣不固營犬十數成羣競至其旁肆意侮鬪襄
犬以頸索拘繫之故不能敵俱遭搏噬守卒擊逐羣犬
去而曳以歸後繫諸故處遂十日不食若忽恨狀然眾
相與言之志乎為去其縛使得逞憾以凌勝負僉以為
報復之志乎營犬望見謂如前可欺羣吠而二犬奮迎
然乃縱之營犬望見謂如前可欺羣吠而二犬奮迎
殺四子經旬日願念得肉之利又解繼如初非抵暮
遺妻一子來者俄有兩虎龍頗大出不意而初非抵暮
逐不肯退少焉客主各殞其一存者流血呻呼而散不
越夕并死蓋四犬競鬪皆不獲免畜產銜怒不可解如
此元廣異記曰魏元忠嘗呼蒼頭未應犬輒代呼
米銜飯者居圍城中族人在西州別墅城閉既久內
外隔絕食且盡舉族愁歎畜犬傷惶其側似有憂思者
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命犬曰水竇出犬至莊鳴
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未曉入城如

此數月以至城開孫氏闔門賴以不餒孫氏愈愛畜之
後數年斃葬於別野之南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
石表其墓曰靈犬誌建寧志曰咸溪童鑪家畜一犬
一白能進牢而食主家作草窩臥於人後後白者雙日俱
首弗能進牢而食主家作草窩臥於人後後白者雙日俱
吐而飼之花者朝夕往理所繞數八乳兩首異曰秀
山麓問花者朝夕往理所繞數八乳兩首異曰秀
匪若拜泣狀臥其旁少頃始返八乳兩首異曰秀
州魏塘邨方通判乳媪周氏臨安人有蔡公者負其錢
最多屢索不還媪呼而責之蔡公言曰今歲再背約當
為八乳牝狗以報未幾蔡死而方家因得一行志曰神功
常呼曰汝是蔡公耶即掉尾而前唐秀所居犬乳鄰
元年安國乳貓償鹿貓中宗曰李迴秀所居犬乳鄰
獻兩首犬乳貓償鹿貓中宗曰李迴秀所居犬乳鄰
漫錄曰安晚鄭公私居青田府鹿食民稻犬噬殺之府
屬守點犬主幕官擬曰鹿帶牌犬不識字殺某氏之
犬償鄭府之鹿赤虎白龍波斯狗為赤虎儀同道
足矣守從之鹿赤虎白龍波斯狗為赤虎儀同道
遥郡守以梁肉食縣邑常於馬設躡禱以抱之
晉書曰庾翼嘗令郭璞筮其後璞曰卿後並貴盛然有
獸部

出監貢名卷四百三十一

狗

四

白龍者凶微至矣後漢米子蘊為廣州刺史其妾產犬
 子不令蘊知狗長大蘊入見狗眉目分明而形異於眾
 後失所在蘊慨然曰始戴冠取箭楚客野禽載一犬宗
 白龍乎後為桓氏所滅楚客怒曰畜類敢作妖潛越犯
 一日忽戴楚客冠人亦作妖潛越犯亦即見殺未
 分殺之犬作人言曰公亦作妖潛越犯此齊廣寧王孝珩
 幾韋氏敗楚客被斬三國典略曰北齊廣寧王孝珩
 嘗畜一犬守外人不得近王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召
 左右牽如狸似狐上詳白首注周官曰士射豸
 衣而進如狸似狐上詳白首注周官曰士射豸
 守小狸花鴨南博其家犬名小狸救之獲免猛獸所
 水小鴨曰信宗朝宰相王鐸所愛也脚犬之獲免登
 曰花鴨有刺客匿於梁上為犬所覺而免
 木五代史曰契丹北有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若
 穴居食生妻女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首長毛不衣語若
 上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箸狗見其家物必銜歸
 則不能追矣木狗形如鬼善噬性險尹文子
 車能登木其皮可為衣褥

南史下彬為禽獸波
 錄云狗性險而屈
 宋詩曰犬帶黃奴
 金鈴臥落花黃奴
 可使名曰黃奴
 奴類黃耳黃奴習之嘗作歌云我家黃
 園弄漢鄉飲酒禮曰烹狗下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此也
 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袖稅狎搖靴呼子南
 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
 削薄其德增累其刑而欲以爲治無異袖稅而狎犬也
 稅杖也廣志曰獬廩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靴以
 呼吠所怪應其主論衡曰邑犬羣吠於山林大呼犬
 名則鳴號而應其主人犬異
 類南子曰狗之識其主也
 淮南子曰狗之識其主也猶孺孺動也
 春秋曰狗之識其主也猶孺孺動也
 蒙木視呀呀而走之書曰盧狗之遇鐵呀呀而走不
 獸部
 狗

顧險阻惟辟惡禦災風俗通曰蜀賓犬善守衛著

秦始殺狗磔四門以禦蠱災以辟惡又曰太史公記云

以血題門戶曰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犬豕交豺

跪京房易傳曰狗豺之舅豺遇狗輒跪如拜狀酉禁殺

好屠新書志林曰禁殺狗問其廂界有殺狗公事司法言近

東方不不禁然則禮云賓客之牛角尺於禮鄉飲酒烹狗於

子史記荆不棄為埋狗也死猶不忍食其肉況可殺乎

軻好屠狗抱臥賦偷家貧寒無糧被抱犬而臥好學

亦飲虛起行盜食呼之不不至聲動鄰猶不廢業卒成

學士為孝元所禮候歸曰勝先生能作偷狗賦即不

申理其破題曰僧惟不淨狗也宜偷餅餽引來猶擺續

思於實腹遂乃設於空喉取狗器也欲吠屠人

迎宿客也此正如海上鷗耳杜詩犬迎曾宿客非一

噉胡麻 舐魚磬好事集曰以胡麻麩噉犬則光黑而

讓詩鑿大續貂不足畫虎反類晉書曰趙王倫篡

每朝貂蟬盈坐語曰貂不足狗尾續馬援戒子配

書曰效季良不得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西園弄狗以配

人謝母表山松書曰光利四年帝於西園弄狗以配

其父求得一狗以謝其母不懷識喜怒善猜警詳

嫌恨又以大狗一頭買生一口識喜怒善猜警詳

黃奴注善警吠止禦又其性前趨故良為狗狼狐

又曰狗善警吠止禦又其性前趨故良為狗狼狐

工徹止穆天子傳狗名重 狗四

原無投骨禮長者之前 無使吠詳狗一 狗監漢楊

無投與狗骨禮長者之前 無使吠詳狗一 狗監漢楊

無投與狗骨禮長者之前 無使吠詳狗一 狗監漢楊

無投與狗骨禮長者之前 無使吠詳狗一 狗監漢楊

無投與狗骨禮長者之前 無使吠詳狗一 狗監漢楊

為狗 狗盜 孟嘗君客 狗盜 能為狗盜 緡狗 淮南子曰鄭子陽剛毅
 畏罪而恐誅則因緡 玉犬 述異記曰濟陽山有折弓者
 狗之驚以殺子陽 朝至暮復蘇云見一老嫗挾將飛見
 雞鳴玉 天公狗 朝至暮復蘇云見一老嫗挾將飛見
 北斗君有狗如獅子大深目 海狗 海狗如貓純黃色
 伏井闌中云此天公狗也 海狗 海狗如貓純黃色
 常遊海背風沙中遙見船行則投海 膾炙人口 駁犬 舊
 技獲之蓋利其腎也醫工以為即膾炙人口 膾炙人口 駁犬 舊
 書曰波斯 天犬 山海經曰金門之山有赤犬名曰天
 國多駁犬 天犬 山海經曰金門之山有赤犬名曰天
 流注而生所生之日或數十其行如風聲 龍狗 見穆
 如雷光如電吳楚七國反時嘗吠過梁野 龍狗 見穆
 傳注龍龍昔謂猛 犀犬 家忽聞地中有犬聲視之得
 狗或曰龍亦狗名 犀犬 家忽聞地中有犬聲視之得
 犬子雌雄各一長老云 此名犀犬得之者富
 狗五

原詩 晉張華詩曰如黃批狡兔青骹撮飛雉鷺鷥皆盡
 收鳥驚安足視 **唐** 蘇拯獵犬行曰獵犬未成行狐
 兔無柰何獵犬今盈羣狐兔依舊多自爾初跳躍人言
 多挈躩常指天外狼立可口中嚼骨長毛衣重燒殘煙
 草薄狡兔何曾擒時把家雞捉食盡者飯翻增養者惡
 壯可嗟獵犬壯復壯不堪兔絕良弓喪 宋孔平仲狂
 犬詩曰吾家有狂犬其走如脫兔撐突盤盂翻搜爬堂
 廡汗逢人吠不止雞噪貓且怒固難在家庭只可守村
 墅不見已半年意謂少懲懼昨日至城東搖尾喜若赴
 銜衣復抱膝屢叱不可去一躍數尺高其強乃如故豈

獸部 狗

惟性則然汝分亦天賦未聞有驪騮蹄齧豈中路安敢
攜汝歸重令兒女怖梅堯臣犬詩曰常隨輕騎獵不
獨朱門守鷹前任指蹤雪下還狂走人思上蔡遲書寄
華亭後莫將呼作龍梁肉纔經口蘇軾烏喙詩曰烏
喙本海獒幸我爲之主食餘已瓠肥終不憂鼎俎畫馴
識賓客夜悍爲門戶知我當北還掉尾喜欲舞跳踐趁
僮僕吐舌喘汗雨長橋不肯躡徑度清深浦浮游似鵝
鴨登岸劇虓虎盜肉亦小疵鞭箠當貫汝再拜謝厚恩
天不遣言語何當寄家書黃耳定乃祖李至呈修史
錢侍郎桃花犬歌曰宮中有犬桃花名絳繒圍頸懸金

鈴先皇爲愛馴且異指顧之間知上意珠簾未卷扇未
開桃花搖尾常先至夜靜不離香砌眠朝飢祇傍御牀
餽彩雲路款不勞牽瑤草風微有時吠無何軒后鑄鼎
成忽遺弓劍棄寰瀛迢迢松闕伊川上遠逐龍輻十數
程兩背漣漣似流淚骨見寒毛頓顛顛萬人見者俱傷
心微物感恩猶若是韓盧備獵何足嘉西旅充庭豈爲
瑞聞君奉詔修實錄一字爲褒應不曲白魚赤雁且勿
書願君書此懲浮俗呂本中畜犬詩曰主人長年閑
柴戶終日閉雖云伴我嬾常有跋扈志端如在籠鶴又
若伏櫪驥舉首望道路久欲從此逝恨無陸探微寫此

獅子戲如何尚搖尾更作求食計
元貢性之題犬詩
曰深宮飽食恣猙獰臥毯眠羶慣不驚
却被卷簾人放出宜男花下吠新晴

原賦魏賈岱宗大狗賦曰余生處大魏之祚政遭王路
之未闢進不得補過之功退不得銜國之冊帝曰疇咨
近在朝易越彼西旅大犬是獲其頭顱也不可論以盡
其骨法也不可辨以釋僂澆蹠踰雄姿猛相兀然高八
九尺形體如箭鏑象貌如刻畫毛踰紫豔光雙眉如白
璧時頻伸而振迅若應龍之騰擲爪類刀戈牙如交戟
聞林獸之羣爭歛斷鑱而齧石逆風長厲野禽是覓鼻

嗅微香眼裁輕跡眈眈而奮怒揮霍而振鬪譬天梁折
地柱劈倒曳白象挫其腰齧掣六駮折其脊拓捺熊羆
破其胷拚抄獸頭斷其爪處如劒聲牙創似鉞刺視
其未死之間血泉湧如箭射於是驅麋鹿之大羣入窮
谷之峻尼走者先死往者被擊前無子遺後無一隻然
其所折服敬主識人晝則無窺窬之客夜則無奸姪之
賓通聽百里夜吠信信若乃蠻夷猾夏列士異操輕視
單集人馬銜枚猛火先覺音聲正摧竦耳側聽則恒山
動南向嚙嚙則霍山頽耽精直視則曾丘礧墟赫奔突
則重闔開非吾畋獵之有益乃可安國家衛四鄰者也

昔宋人有鵠子之譽韓國珍其大盧彌明振之於巨蔡
槃瓠受之於鑾都淪百代之名狗敢餘犬之能俱絕駟
鐵之獨矯云何盧令之足書 晉傅休奕走狗賦曰蓋
輕迅者莫如鷹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稟性兼二雋
之勁武應天人之景暉順儀象而近處憑水木之和氣
鍊金精以自輔統黔喙於秋方居太素之內寓諒韓盧
其不抗豈晉蔡之能禦既乃濟盧泉涉流沙踰三光跨
大河希代來貢作珍皇家骨相多奇儀表可嘉足懸鉤
爪口含素牙首類驤螭尾如騰蛇修頸闊腋廣前指後
豐顛促耳長叉緩口舒節急筋豹耳龍形蹄如結鈴五

魚體成勢若凌青雲目若泉中星轉視流光朱曜赤精
震茹黃而惜宋鵠兮越妙古而揚名於是尋漏跡躡遺
蹤形疾騰波勢如駭龍邈朝鳥之輕機兮絕猛獸之逸
軌漂星流而景屬兮逾窈冥而騰起陵岡越壑橫山超
谷原無遯兔林無隱鹿顧芷隰以嬉遊兮步蘭皋而騁
足然後娛志苑囿逍遙中路屬精萊以待蹤逐東郭之
狡兔既洋洋以衍衍逞妙觀於永路既迅捷其無前又
閒暇而有度樂極情遺逸足未殫抑武烈而就羅兮順
指麾而言旋歸功美於執綬兮其槃瓠之不虞感恩養
而懷德兮願致用於後田聆輜車之鸞鑣兮逸獨矯而

盤桓
宋王禹偁園陵犬賦曰嘉彼御犬旣良且馴
蒙先朝之乃眷向皇宮而託身有警蹕以皆從無起居
而不親繡絙飾以燁燁金鈴奮而振振飼以公庖彭澤
之魚兮曾何足道畜之土性西旅之葵兮詎得同倫健
逐天步慵眠地茵效珍比夫異獸供命等乎邇臣若乃
風暖掖庭花繁禁籞扇俟錦翼之雉籠近雪衣之女入
赭袍兮曳尾聞霓裳兮率舞循繞乎金塘徘徊乎瑤圃
聊睨爐煙追隨蠟炬見觀書於乙夜聽求衣於未曙旣
無吠乎投籛每夙興於曉鼓莫不默識聖心潛知天語
備指顧以弗迷奉周旋而見撫第辰遊而夕嬉又安在

乎逐糜而捕鼠彼宋從之與韓獹又安得同羣而接武
者哉嗟乎事變人天時移今古秦皇采藥島中之士未
迴軒后鍊丹湖上之龍已去欠舐鼎以登仙對遺弓而
戀主臥錦薦兮罔安啗鮮食兮彌苦豐顛載減負重鉤
而不勝病骨其羸求敝蓋於何所赫赫顧命明明嗣皇
念犬馬之微誠義存始卒徵父母之所愛深增盡傷俾
守園陵之地且殊繁瓠之鄉縻索緇以璀璨琢籠檻而
熒煌仗陪鹵簿車逐輻輳鑠幽宮兮黯黯號白日兮茫
茫松阡夜月柏城曉霜依六尺之輿已成疇昔盜一坏
之土亦足隄防表終天之巨痛甘朽骨於龍岡狡兔盡

夾脾有麤豪數尺 能以頸上豪射物 魏志曰挹婁在扶餘東北處山林之間嘗穴居土氣寒於扶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 虞衡志曰嶺南一種獺婦豬似山猪而小常噉田禾惟以機柚紡織之具置田所則不復近 五行傳曰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屬聽 崔豹古今注曰豬一名長喙參軍 孔帖曰扶南人喜鬪豬 異物志曰鬱林大豬一蹄有四五甲多膏買者以鐵錐刺其頭入七八寸得赤肉乃動 夏鼎志曰掘地而得豚名曰邪 空同子曰豕主食故一乳十七八 天中記曰北狄渤海俗所貴者曰鄭頡

之豕

豕二

原 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 墨子曰孔子窮陳蔡之間藜蒸不糲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所由來即食之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緞豚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越絕書曰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豚將伐吳以食死士也 原 韓詩外傳曰孟子少時東家嘗殺豬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豬何以為其母曰欲噉汝其母悔失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

豕部

豕部

豕

豕

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買東家
豬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史記曰竇太后好老子書召
袁固問老子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
旦書乎使固下圈擊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
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應手而倒太后默然
乃罷之 漢書曰公孫弘菑川人少時為獄吏有罪免
家貧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年六十以賢良
徵為博士進丞相封平津侯 又曰邳都東海人景帝
時為郎嘗從遊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都都不
行上乃欲自持兵救賈姬邳都上前曰亡一姬一姬進

天下所少寧賈姬耶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
彘亦不傷賈姬 **權**洞冥記曰漢武未生景帝夢一赤

彘從雲中直下崇芳閣帝覺見赤氣如雲霞來蔽戶牖
乃改崇芳閣為倚蘭殿後王夫人生武帝於此殿 **原**

張璠漢記曰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都末出城見野
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為汝殺莎車將軍都末
異之即與兄弟共殺莎車王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居
安邑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
對曰但食豬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敕市後常買輒
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歎曰叔豈以口腹累安

邑耶遂去之 又曰吳祐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嘗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豕縱子無恥柰君父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又曰梁鴻家貧而尚節博覽無不通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乃尋訪燒者問所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因為執勤不懈者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悉還其豕鴻不受乃去 續漢書曰曹騰父萌以仁厚稱鄰人有豕者與萌豕相類詣門認之萌不與爭後所亡豕自

還其家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萌萌笑而受之皇甫謐高士傳曰孫期濟陰人少為諸生治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往從其學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其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辟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就終於家董正別傳曰司馬徽字德操時人呼為水鏡嘗有人妄認徽豬徽便推豬以與之後數日亡豬者得其豬旣以豬還徽乃叩頭自責徽又厚謝之 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嘗魚釣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

其非常人甚樂其嘯乃殺純以進之道真食純盡了不
謝媼見其不飽又進一純又食半餘半還之後道真為
吏部郎媼兒為小令史道真乃超用之兒不知所由問
母而後知之於是齋牛酒以詣道真道真笑曰去去無
復相報 **增**晉書曰呂光死其子纂立有豬生子一身
三頭俄而呂超殺纂 **伽藍記**曰有劉胡者兄弟四人
以屠為業永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
人謂胡兄弟相毆鬪而來觀之乃豬也即舍宅為歸覺
寺合家人入道焉 後周書曰陸逞為京兆尹都界有
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豮豕遂乳養之諸豚賴

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 隋五行志曰開皇末渭
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
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
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
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 大唐新語曰太宗射猛
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
豕有一雄豕躍及鐙吏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太宗拔
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
甚儉對曰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逞心於一獸太宗善
之因罷獵 祿山事跡曰安祿山嘗夜宴醉臥化為異

豬而龍首左右遽言之明皇曰豬龍也無能為者 盧
杞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徒
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
而憂他州宰相才也詔以豕賜貧民 唐五行志曰元
和八年長安西市有豕生子三耳八足 又曰乾符六
年越州山陰民家有豕入室內壞器用銜椀缶置於水
次 陶穀清異錄曰偽唐陳喬食蒸豚曰此糟糠氏面
目殊乖而風味不淺 仇池筆談曰王中令既平蜀飢
甚入一邨寺主僧醉甚箕踞公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
奇之因求蔬食云有肉無蔬餽蒸豬頭甚美公喜問止

能食肉飲酒耶為有他技也僧言能詩公令賦蒸豚立
成云鬣長毛短淺含臙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
葉裹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飴軟熟真堪玉
箸挑若把羶根來比並羶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遂與
之紫衣師號 淳化中京畿民牟暉擊登聞鼓院訴家
奴失豕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 冷齋夜話曰宋神
宗一日見後苑有牧豕狔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
宗以來長令畜自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前朝
不敢易亦不知果安用神宗詔付所司自是禁中不復
畜數月衛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因

悟太宗遠略亦及此 清波雜志曰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嘉縣民某氏殺豬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骨銜之狺狺四日不食剖視之其左牡齒臼中得一如來像像如拇髻有珠如粟瞑目跏趺坐莊嚴畢具觀者萬人 夸堅志曰岳飛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為市遊徼有舒翁者善相術嘗密謂之曰君乃豬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然豬之為物未有善終必為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岳笑不以為然後秦檜下岳於大理獄周三畏鞫之遇夜周往間行至鞫所一夕月微明見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惑却步此物徐行

入獄旁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上有片紙書發字 纂要曰元順帝一夕夢大豕洩城因禁民畜豬及大兵至召百官議戰忽有二狐自內殿出帝歎且泣命開建德門北去嗚呼豬者朱也天之示人良亦顯矣 又曰正德十四年冬有旨禁約人民不許養豬違者永遠充軍以俗呼豕為豬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旬日之間遠近盡殺減價賤售小豬埋棄一時駭異

豕三

原剛鬣

攢錐

上詳豕一禮記下見郭璞家範贊

白頭

青爪

東觀漢記

豕部

豕部

豕

豕

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
成直接去其止便共飲之
櫛是所居之處客退記談曰
必割其耳王隆家方割豬耳
曰豬入門可乎神答曰豬入
何如曰割其耳傷於失明日
之自不入人家惟食園舞園
恐州蕭縣民家豕在園舞又
多將鄰里羣豕而行復自相
人失婦求管轄下之輅曰君
之行六豬忽細斷走入他舍
豬捨之也今齊東海岱之間
也概也今齊東海岱之間以
豕能俯其首又喜五尺千鈞
卑穢亦水畜也命宰養之十
不勝其體王異之命衡官橋
而量之折橋豕不量又命

水官舟而量之其
重千鈞其大無用
了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
不敢往牧三才圖會曰豕之
水草與犬交下馬搏與豕交
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并升
宿衛莫有見其入者下見豕
發風埤雅曰豕喜雨故天將
其味曰直得一死再會又稱
甫曰柰發風何東坡笑曰淳
相商丘能養史記曰商丘子
不償失火還半直上詳豕二
娶語之云當買者言病賤取
言病其直過價修怪之問其
者辭不受穆膏塗身毛織席
棄錢而去膏塗身毛織席
東備錄曰申王謂豬

既供餐不宜處於穢弊乃以禮禽粟粥待之
取其毛刷淨令巧工織于祭席光而且滑
信難及

惡勿類難及故也曰信及豚魚豚微物而通逸信所
而黑一產三豚其二如之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勿類
於已也齧而殺之其同於已也則字之惟恐傷也

名戰艦 畫屏風 梁王琳每戰勝艦則有聲如野豬其
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舒尉鄧林父病垂死 晉書曰韓

友為筮使畫作野豬著臥屏風上因是遂差 性觸突

喜卑穢 豬突穢勇 觸突人故曰 養客舍 畜禁

中 三輔波錄曰馬氏兄弟五人共作客舍養豬賣豚故
民謂之曰苑中三公鍾下二卿五門獲獲但聞豚聲

冷齋夜話 食梓肥 遇槐止 肥本草曰擣梓葉飼豬

咸通初有渤海僧隆多羅者寓於四明精舍能通老獸
之言一日秋暑方炎與朝客數人將納涼於城西別墅

路逢牝豕引諸豚而行略略有聲一朝士戲云此豬有
語否僧曰巨疑顧諸離云行向行向樹陰下喫奶料其

不遠當遇官槐而止且 老翁餽 司原獲 魏志曰管
飼羣子矣偵之果然 恩曰當有老人將豚一口從東來候

恩家確上雞鬪謂恩曰苦明日果有親知老翁攜豚饋
公舍有小口傷亦無所苦小女子脚舉家惶怖竟無所害

恩恩射雞為饌前宰司之取士也似乎司原之佃也
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而和之司原聞

音之眾有逐豨者聞司原之謀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
喜而自以獲白瑞珍禽也盡芻黍傾因倉以養之豨司原

俯仰嗷呀為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
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渝遂駭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

艾殺可此隨聲 畜致富 夢得官 朝野僉載曰唐洪

逐響之過也 富因號豬為鳥金 又曰饒陽李瞿曩動官番滿選夜
夢一母豬極大李仙藥占之曰母豬純主也君必得屯

主數日果 繫金鈴 偷壇履 志怪曰吳中有一士夫
如其言 繫金鈴 偷壇履 志怪曰吳中有一士夫

見一女子其美留其宿十解臂上金鈴繫女臂令暮更
來遂不至使人求都無此女過豬圈見一母豬臂上繫

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門宇甚峻堂
上燈燭而情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耶鬼耶曰妾
鄉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鄉
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安此室而去將軍一更當來公大
憤曰吾力不能救將殺身以徇女未久車馬驟聞紫衣
吏入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揖曰聞今夕
嘉禮願為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所其腕而斷
之將軍失驚而走天明視其屍公具告焉乃令鄉人執
近乃父母昇觀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乃令鄉人執
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家中見大豬無前蹄走出而斃公
納其女為鬼懶真子曰杜詩家養烏鬼映中士人
為側室烏鬼夏侯節云烏鬼豬也映中人家多事鬼
家養一豬非祭鬼不用故於豬龍東坡志林曰眉州
羣豬中獨呼烏鬼以別之佛屋俗謂之豬母佛云百年前有牝豬伏於此化為泉
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豬龍也蜀人以牝豬為母故以
名之泉在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
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不之信余不平其
見疑復禱於泉上已而復出愿大驚拜而去

曹詩宋梅堯臣詠豕詩曰司原豢俗豨日見容陰昵喜
比為白麟惟憂不豐溢烈飈澤雨作真聲向人出司原
悔何由肝膽空駭慄

原文宋袁淑大蘭王九錫文曰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
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豬冊命大蘭王曰咨惟
君稟太陰之沈精標羣形於元質體肥脂而洪茂長無
心以遊逸資豢養於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
君昔封國殷商號曰豕氏葉隆當時名垂於世此君之
美也白駒彰於周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出於人口經
千載而流響此君之德也君相與野遊唯君為雄顧羣

豕部
豕

數百自西徂東俯歎沫則成霧仰奮鬣則生風猛毒必
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陣無全鋒此君之勇也

原贊晉郭璞封豕贊曰有物貪婪號曰封豕薦食無厭
肆其殘毀弄乃飲羽獻帝效技 又豪蕤贊曰剛蠶之
族號曰豪豨毛如攢錐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爲牝牡
增啓梁庾信謝滕王賚豬啓曰奉教垂賚肥豕一腔白
腹見珍度遼東之水赤闌爲重對襄陽之城忽降全恩
謹充炮烙孫弘牧於淄水惟以求錢卜式養於上林豈
知其味

貓一

增雅曰鼠善害苗而貓能捕鼠去苗之害故貓之字
從苗貓曰暮目睛皆圓及午即旋斂如線其鼻端常冷
蓋貓陰類也故其應陰氣如此世云薄荷醉貓死貓引
竹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貓亦如虎畫
地卜食鼻頭冷惟夏至一日煖貓死不埋於土挂於樹
上 格物論曰貓一名蒙貴一名烏圓及考爾雅注蒙
頌即蒙貴捕鼠勝於貓則貓與蒙貴又似二物詩曰有
貓有虎 禮記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 史記東方朔
傳曰騏驥騾耳飛兔麟駟天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
深宮曾不如跛貓 尹文子曰使牛捕鼠不如貓往之

捷 采蘭雜志曰貓一名女奴 酉陽雜俎曰其毛不
容蚤蟲黑者暗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 范蜀公記事
曰鞭以箠馬愈久愈潤澤堅韌以擊貓則隨節折裂
鶴林玉露曰蘇東坡云養貓以捕鼠不以無鼠而養不
捕之貓余謂不捕鼠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疾
視正人必欲盡擊之非捕雞乎 宋楊萬里詩曰朝慵
午倦誰相伴貓枕桃笙苦竹牀

貓二

增北史曰獨孤陀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貓鬼
轉入陀家每以子日夜祀之貓鬼每殺人取其財物置

於所事貓鬼家鬼若降人則面正青若被牽曳陀後敗
免死 朝野僉載曰隋大業之季貓鬼事起家養老貓
為厭魅頗有神靈遞相誣告京都縣邑被誅戮者數千
餘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寢 又曰薛季
昶為荊州長史夢貓兒伏臥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
者張猷猷曰貓兒者牙爪伏門限者闔外之事君必知
軍馬之要未旬月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舊唐書
曰高宗寵武氏廢王皇后及蕭良娣蕭蕭罵武后曰願得
一日為貓阿武為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即足矣武后
聞之不悅約六宮不許畜貓 北夢瑣言曰左軍使嚴

遵美閩官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傍有一貓
一犬貓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俄
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貓犬之言遇昭宗播遷乃求致
仕 邵思野說曰江南二徐大儒也後主岐王六歲時
戲佛像前有大琉璃餅為貓所觸剗然墮地因驚得疾
而薨詔錯為墓誌錯謂鉉曰此文雖不引貓事但此故
實頗記憶否鉉為疏二十事錯曰適已憶七十餘事鉉
曰楚金大能記明且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
老學菴筆記曰秦檜之女小名童夫人愛一獅貓忽
亡之立限命臨安府訪求及期貓不獲府為捕繫鄰民

且欲勅兵官兵官惶恐步行求貓凡獅貓悉捕致而皆
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
因嬖人祈懇乃已 續已編曰景泰初西番貢一貓道
經陝西莊浪驛時福建布政使朱彰以事謫為驛丞使
驛問貓何異而上供使臣書示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
之其貓盛罩以鐵籠納於空室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
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貓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
蓋貓之王也

貓三

增白老

雪姑

稽神錄曰建州刺史月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而飲一人曰今

師者善誦嘗對客貓踞其旁彬謂客曰人言雞有五德今吾此貓亦有之客問其說曰貓見鼠不捕仁也鼠奪其食而讓之義也客至設饌則出禮也藏物雖密能竊食之智也每冬月輒入籠信也客聞之為之絕倒

坎提四季言口內有九坎者能四季提鼠也

一線 價直數金 坤雅云近有人收牡丹圖者叢下有之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貓眼早暮則圓日漸午則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 記事珠曰張搏好貓其一曰東守二曰白鳳三曰紫英四曰祛憤五曰錦帶六曰雲圖七曰萬貫皆價直數金

貓四

詩宋黃魯直乞貓詩曰秋來鼠輩欺貓死窺牖翻盆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貫魚穿柳聘含蟬 又謝周元之送貓詩曰養得貓奴立戰功將軍細柳有家風一

簞未厭魚餐薄四壁常令鼠穴空 蔡天啓乞貓詩曰廚廩空虛鼠亦飢終宵齧齧近秋闈腐儒生計惟黃卷乞取銜蟬與護持 羅大經貓詩曰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勲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張無盡貓詩曰白玉後貌藉錦茵寫經湖上淨名軒吾方大謬求前定爾亦何知不少喧出沒任從倉內鼠鑽窺寧似檻中猿高眠永日長相對更約冬裘共足溫 林希逸戲號麒麟貓詩曰道汝含蟬實負名甘眠晝夜寂無聲不曾捕鼠祇看鼠莫是麒麟誤託生 陸游贈貓詩曰裹鹽迎得小貓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慙媿家

獸部 開盤頁內卷四百三十一 貓 六五

貧策勲薄寒無糧坐食無魚 林逋貓詩曰織鉤時得
小溪魚飽臥花陰興有餘自是鼠嫌貧不到莫嫌尸素
在吾廬 劉潛夫詰貓詩曰古人養客乏車魚今汝何
功客不如飯有溪魚眠有毯忍教鼠齧案頭書 李璜
以二貓送友人詩曰家生入雪白於霜更有敲鞍似鬧
裝便請爐邊叉手坐從他鼠子自跳梁 又曰銜蟬毛
色白勝酥擲絮堆縣亦不如老病毗耶須減口從今休
歎食無魚 金李純甫貓飲酒詩曰枯腸痛飲如犀首
奇骨當封似虎頭嘗笑廟謀空食肉何如天隱且糟丘
書生幸免翻盆惱老婢仍無觸鼎憂只向北門長臥護

也應消得醉鄉侯 明文辭乞貓詩曰珍重從君乞小
狸女郎先已辨矚瑜自綠夜榻思高枕端要山齋護舊
書遣聘自將鹽裹箸策勲莫道食無魚花陰滿地春堪
戲正是蠶眠二月初

曾文明胡侍罵貓文曰家有白雄雞畜之久矣乃者棲
於樹顛而橫遭貓啗乃呼貓俾前而罵之曰咄汝貓汝
無他職職在捕鼠以茲大蠟古也迎汝不鼠之捕曰職
不舉而又司晨之禽焉是食計汝之罪匪直不職而已
也咄汝貓相鼠有類實繁厥徒或登承塵或撼戶樞或
緣榻蕩几或踰尊馘盃或覆奩孔積或繒圖褫書汝於

是時僕伺須臾即不踰房闥而汝之腹以飫人之害以除矣其或不然則但據地長號咆哮噫烏雖不鼠輩之克殄而聲之所懼鮮不縮且遁矣而寂不汝聞杳焉其徂吾不意汝窺高乘虛越垣歷廚緣幹超枝攀柯摧蔞而勞苦於一雞之圖鼠爲人害汝則保之雞具五德汝則屠之鼠也奚幸雞也奚幸雖則汝有不若汝無無汝則鼠之害不益於今而雞之禍吾知免夫

增說唐韓愈貓相乳說曰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

置其棲又往如之返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夫貓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

增議唐崔祐甫貓鼠議曰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然而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母乃失其性乎貓受人養育職旣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捍敵以若稱慶殆所未詳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戒諸邊埃無失微巡貓能致功鼠不爲害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六

夫... 淵... 鑑... 類... 函... 卷... 四... 百... 三... 十... 六...
夫... 淵... 鑑... 類... 函... 卷... 四... 百... 三... 十... 六...
夫... 淵... 鑑... 類... 函... 卷... 四... 百... 三... 十... 六...
夫... 淵... 鑑... 類... 函... 卷... 四... 百... 三... 十... 六...
夫... 淵... 鑑... 類... 函... 卷... 四... 百... 三... 十... 六...
夫... 淵... 鑑... 類... 函... 卷... 四... 百... 三... 十... 六...
夫... 淵... 鑑... 類... 函... 卷... 四... 百... 三... 十... 六...
夫... 淵... 鑑... 類... 函... 卷... 四... 百... 三... 十... 六...
夫... 淵... 鑑... 類... 函... 卷... 四... 百... 三... 十... 六...
夫... 淵... 鑑... 類... 函... 卷... 四... 百... 三... 十... 六...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七

鱗介部一龍

龍一

原說文曰龍鱗蟲之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順也

釋又曰龍行曰虯龍飛曰虯 **原**廣雅曰有鱗曰蛟

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龍 毛詩名物解曰龍五百年

有角千年為應龍 **釋**埤雅廣要曰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

九陽也 又曰龍亦卵生思抱 又曰內典曰龍火得

濕則縱得水則燔 以人水逐 **原**方言曰龍未升天曰

蟠龍 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時乘六龍以御天初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七 龍

九潛龍勿用象曰陽在下也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象曰德施溥也九五飛龍在天象曰大人造也 又曰
龍戰于野其血元黃 **釋** 又曰震為龍 春秋元命苞
曰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故曰龍舉而雲興 易通卦
驗曰立夏風至而龍升天 **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水
泉則黃龍見者君之象也 孝經左契曰天子孝天龍
負圖地龜出書 河圖曰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
生青龍赤白龍亦然黑金千歲生黑龍 瑞應圖曰黃
龍者四龍之長四方之正色神靈之精也能巨細能幽
明能短能長乍存乍亡王者不漉池而漁德達深淵則

應和氣而游於池沼 又曰黃龍不衆行不羣處必待
風雨而游乎青氣之中游乎天外之野出入應命以時
上下有聖則見無聖則處 **增** 史記曰明月之珠藏於
蚌中蛟龍伏之 後魏書曰波知國有三池傳云大池
有龍王次者龍婦又次者龍子行人設祭乃得過不祭
多遇風雨 呂覽曰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 **原**
孫卿子曰積水成川蛟龍生焉 韓非說難曰夫龍之
為蟲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嬰之則殺人
管子曰龍被五色而游於神欲小則化如蠶蠋大則極
於天下欲上則凌乎氣欲沈則入乎深泉變化無日上

下無時謂之神 淮南子曰龍舉而景雲屬 又曰夫蛟龍伏潛於川而卵剖於陵其雄鳴上風其雌鳴下風而化者形精之至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也 **增**地形篇曰羽嘉生飛龍毛犢生應龍介鱗生蛟龍介潭生先龍 張衡應問曰夫蒼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應時也涉冬則泥泥而潛蟠避害也 班固荅賓戲曰應龍潛乎潢池魚龜媒之而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而躔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論衡曰龍少魚衆少者為神 **原**抱朴子曰有自然之龍有蛇蠍化成之龍 又曰山中辰日稱雨

師者龍也 **增**淮南子曰燭龍在雁門北藏於委羽之山 **原**山海經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為晝瞑為夜身長三千里 **增**水經注曰魚龍以秋日為夜按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淵秋日為夜豈謂是乎 水經注曰交州丹淵有神龍每旱邨人以菹草置淵上流魚則多死龍怒當時大雨 **原**括地圖曰龍池之山四方高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多五色樹羣龍食之去會稽四萬五千里 又曰崑崙山之弱水非乘龍不得至 **增**博物志曰龍肉以醢漬之則文章生 **增**又曰蚘蚘其形似龍而小性好險故立於護朽上 又曰龍生三

卵一爲吉弔上岸與鹿交或在水邊遺精與流槎遇粘
裹浮木枝如蒲桃焉號紫梢花道樞所謂龍鹽者也
又曰龍門之下每歲季春有黃鯉二魚自海及諸川爭
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一初登龍門即有
風雨隨之火自後燒其尾則爲龍矣 拾遺記曰方丈
之山東有龍場有龍皮骨如山阜布散百頃遇其蛻骨
之時如生龍或云龍常關此處膏血如流水 述異記
曰普寧縣有龍葬洲父老云龍蛻骨於此洲其水今猶
多龍骨按山阜岡岫龍興雲雨者皆有龍骨或深或淺
多在土中齒角脊足宛然皆具大者數十丈或盈十丈

小者纔一二尺或三四寸體皆具焉嘗因采取見之
又曰冀州鵠山傳龍千年則於山中蛻骨今有龍岡岡
中出龍腦 洛陽伽藍記曰西方不可依山甚寒冬夏
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有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
怒咒殺商人槃陀聞之捨位與子向烏場國學婆羅門
咒四年之中盡得其術復王位就池咒龍龍變爲人悔
過向王王乃徙之 又曰西方烏場國西有池龍王居
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祈請以
金玉珍寶投之池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
龍而濟世人名曰龍王寺 **原**齊地記曰昌平城有井

與荆水通有神龍出入焉故曰龍城 辛氏三秦記曰
河津一名龍門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者為龍
不上者魚故云暴顛龍門大鯪魚登龍門化為龍
不登者點額暴顛矣又
曰龍首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連樊川頭高二十丈
尾漸下高五六丈云昔有異龍從山南出飲渭水其行
道成土山故因以為名 **唐**交州記曰交趾封谿縣有
隄防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門化成龍不得過暴顛
點額血流此水常如丹池 華陽國志曰蜀五城縣其
地值天門龍升天不達死墜此地故掘取龍骨 一統
志曰臨封縣西二十里石龍巖中有石如龍歲旱洗之

即雨 又曰煙塘在永州府城東北十里其深莫測相
傳昔有民得一白鱗將烹之有老叟曰此湘江之龍恐
禍及民怒以為虛誕排之翌日一邨俱陷 國史補曰
舊說春水時至魚發龍門則有化者至今汾晉山穴龍
蛻骨角甚眾采以為藥有五色者 傳載曰五臺山北
臺下有青龍池約二畝已來佛經云禁五百毒龍之所
每至盛午昏霧漸開比丘及淨行居士方可一觀比丘
尼及女子近即雷電風雨當時大作如近池必為毒氣
所吸遂巡而沒 **唐**外國事曰毗呵羅寺有神龍往來
倉中奴取米龍輒却後奴若長取米龍不與倉中米若

盡奴向龍拜倉即盈溢 **增**元珠集曰江湖見龍卵主大水 南部新書曰龍之性粗猛而畏蠟愛玉及空青而嗜燒燕肉故食燕人不可渡海 北夢瑣言曰乖龍若行雨多竄匿古木中及檐楹內雷神捕之 戊辰雜鈔曰有大龍蛻於太湖之湄其鱗甲中出蟲頃刻化為蜻蜒朱色人取之者病瘡今人見蜻蜒朱色者謂之龍甲又謂之龍孫不敢傷之 避暑錄話曰吳越之俗以五月二十日為分龍日故五六月之間每雷起雲簇雲中若見尾隨地蜿蜓屈伸謂之龍挂 **原**楚詞曰神龍失水而陸居為螻蟻之所裁 公孫弘荅東方朔書曰

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鼈為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 **增**柳宗元荅問曰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蛭不離尺水

龍二

增淮南子曰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 黑龍水精也殺之以止水

原尚書中候曰河龍圖出雒龜書成赤文像字以授軒

轅 龍魚河圖曰天授元始建帝號黃龍負圖從河中

出付黃帝帝令侍臣寫以示天下 史記曰黃帝土德

黃龍見 **增**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而力牧泰山稽輔

之青龍進駕 山海經曰蚩尤作兵犯黃帝黃帝乃令

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 **原**又曰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應龍遂在地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狀乃得大雨 氣應所感 **增**魏文帝雜占曰黃帝錄圖五龍舞沙 春秋元命苞曰堯遊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亦如綈 尚書中候曰堯火德故赤龍應焉 **原**又曰舜沈辟於河榮光休至黃龍負卷舒圖出入壇畔 龍魚河圖曰黃龍從洛水出詣虞舜鱗甲成字令左右寫文竟龍去 瑞應圖曰舜東巡狩黃龍五采負圖置舜前河圖曰舜以太尉即位與三公臨觀於河黃龍五采負

圖出置舜前以黃玉為柙玉檢金繩芝為泥章曰天黃帝符璽 **增**賈氏說林曰舜使虞虎養一紫龍虎恒持燕灸示龍而不即與食龍俯而垂涎虎以器盛之日得一合和繪實磨之色正赤以畫金玉色透一寸繪實仙草也堯時生於朝堂四時有花成實 **原**史記曰夏木德青龍生於郊 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曰吾受命於天竭力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何憂龍哉龍俯而去 括地圖曰禹誅防風氏夏后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防風神見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神懼以刃自貫

其心而死禹哀之瘵以不死草皆生是為穿胃國 博
抱朴子曰禹乘二龍郭支為御 又曰夏時龍生於太
廟之中 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氏於此乘兩龍
博又淮南子曰伯益作井而龍登元雲神棲崑崙 宋
志曰成王觀河洛沈璧青龍臨壇銜六甲之圖 原呂
氏春秋曰晉文公反國介之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
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承輔龍反其鄉既
得其所四蛇從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槁死中野 左
傳曰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蟲莫智
于龍以其不生得也對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占者畜

龍故國有秦龍氏有御龍氏昔有颺叔安

颺古國名叔安其君名

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
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舜賜姓曰董氏曰秦龍
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有雌雄
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秦龍氏以事孔
甲能飲食龍夏后氏嘉之賜氏曰御龍龍一雌死潛醢
以食夏后氏饜之龍水物也今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又曰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禳焉子
產弗許曰我鬪龍不覲也龍鬪我何覲焉攘之則彼其
室也我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 博拾遺記曰

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于魯哀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東附徵在之旁因夢而生孔子原莊子曰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何規哉子曰人用意如飛鴻者爲弓弩射之如遊鹿者走狗而逐之若遊魚者釣繳以投之吾今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余口張不能喻舌出不能言又曰子張見魯哀公不禮焉去之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雕龍畫之於是天龍聞而示之窺頭于牖拖尾于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非龍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者說苑曰吳

王欲從民飲酒子胥諫曰不可昔者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對曰吾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今君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有豫且之患王乃止又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子投淵得千金之珠謂其子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領下若能得珠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又曰朱仝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南越志曰昔有溫氏媪者端溪人也居常淵中捕魚以

資日給忽於水側遇一卵大如斗乃將歸置器中經十日許有一物如守宮長尺餘穿卵而出因任其去留稍長二尺便能入水捕魚日得十餘頭稍長五尺許得魚漸多常遊波水縈迴媪側媪後治魚誤斷其尾遂逡巡而去數年乃還媪見其輝色炳耀謂曰龍子今復來也因盤旋遊戲親馴如初秦始皇聞之曰此龍子也朕德之所致乃使以元珪之禮聘媪媪戀土不以為樂至始興江去端溪千餘里龍輒引船還不踰夕至本所如此數四使者懼而卒止不能召媪媪殞瘞於江陰龍子常為大波至墓側縈浪轉沙以成墳人謂之掘尾龍今人

謂船為龍掘尾即此也

原詩含神霧曰含始吞赤珠

刺曰王英生漢皇後赤龍感女媧劉季興也

史記曰

高祖常從王媪武負貫酒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

龍 古今注曰高祖五年黃龍見華陽池十餘日九年

又見長安 漢書曰文帝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上乃

詔議郊祀 **補**西京雜記曰瓠子河沒有蛟龍從九子

自渡中逆上入河噴沫流波數十里 **述異記**曰當陽

南有龍川云漢武時八龍常見於此 **原**古今注曰五

鳳四年黃龍出廣漢甘露元年黃龍見新豐二年龍見

上郡騰躍五色升天丞相以下上壽 漢書曰宣帝甘

露元年黃龍見新豐因改元應之 **增**谷永傳曰漢成
帝時有黑龍見東萊 **增**玉海曰漢成帝建初五年有八
黃龍見於泉陵 **原**東觀漢記曰黃龍見於河馮異勸
上即位上曰我昨夜夢見赤龍上天覺寤心中動悸異
等賀曰此天命發於神明 **增**又曰公孫述有龍出其
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稱尊號改元曰龍興
原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三年黃龍見汝南項氏田廬
中長五丈餘高二丈光耀廬舍及樹皆黃 **增**水經注
曰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為北地太守政化尤異黃龍應
於九里谷高岡亭角長三丈大十圍稍至十餘丈天子

嘉之賜泉加秩 **述**異記曰漢元和元年大雨有一龍
隨於宮中帝命烹之賜羣臣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
曰味兼龍羹 **原**東觀漢記章帝元和二年黃龍四見
古今注和帝永元十年黃龍見潁川定陵民家井中
色黃目如鏡又見巴郡宕渠草木色皆黃 **東觀漢記**
曰安帝延光三年黃龍見歷城又見諸縣 **增**後漢書
曰哀牢夸其先有婦人捕魚水中觸沈木有孕生男子
十人沈木化為龍出水上九男驚走一兒不去背龍因
舐之後諸兒推為哀牢主 **原**抱朴子曰案使者甘宗
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咒者臨川禹步吹氣龍

即浮出初出乃長十餘丈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乃取著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患旱災於是方士間有旱處便齋龍往賣之一龍直金數十斤舉國會斂以顧之直畢乃發壺出龍著淵中因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而雨四集矣

增

一統志曰大小龍

溪俱在洋縣東北三十里相傳漢時張魯女因臥水旁石上而霧蒙身遂孕後生三龍即此溪也

原

魏略曰

文帝欲受禪郡國奏黃龍十三見明帝鑄銅黃龍高四尺置殿前 魏志曰漢嘉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喬元太史令單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當

復見內黃殷登默記之四十五年登尚在黃龍此時見譙登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 又曰青龍元年春正月

甲申青龍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摩陂為龍陂 漢晉春秋曰青龍三年七月曹叡崇華殿災時郡國有龍九見故改曰九龍殿 吳志曰黃龍

元年樊口武昌並言黃龍見孫權即位改年為黃龍孫休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果立為帝而無後 又曰孫

權潘夫人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已以蔽膝受之遂生

孫亮

宋黃休復名畫錄曰吳赤烏元年冬十月武

麟介部

龍

龍

龍

帝遊青溪見一赤龍自天而下凌波而行遂命曹弗興
圖之至宋文帝時累月亢旱祈禱無應乃取弗興畫龍
置水上應時蓄水成霧累日滂沱 晉書曰劉毅爲尚
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
賀毅獨曰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
之禮 又曰呂光伐龜茲軍其城南營外夜有一物大
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
復見乃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千餘步鱗爪隱地之
所昭然猶在光歎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
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獸之君大人利見之象願勉之

以成大慶光有喜色 又曰馮跋茅素弗與從兄萬泥
及諸少年游於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
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
以爲非常之瑞 原晉中興書曰孝武太后李氏以微
賤入爲會稽王宮人夢兩龍抗膝入懷太宗異而召之
生烈宗 檀水經注曰佛圖澄別傳曰石虎時自正月
不雨至六月澄詣滏口祠稽首曝露即日二白龍降於
池下於是雨千里 又曰石勒時天旱沙門佛圖澄於
石井崗掘得死龍長尺餘漬之以水良久乃蘇咒而祭
之龍騰空而上天即雨降因名龍岡 西河記曰張駿

立謙光殿成後池水中有五龍晝日見移時乃滅水通
變紅色駿即爲銅龍以厭之 山川紀異曰湯陰西有
真人社舊傳孫登寓此值旱衆禱於龍得雨將祭謝之
登曰此病龍安能蘇禾稼弗信請斲之水果腥穢龍時
背生疽聞登言化老翁求治曰病痊當有報不數日果
大雨石上忽裂一井其水湛然蓋龍穿此以報也 又
曰平陽府平山麓有金龍池晉永嘉中有韓媪者出野
見巨卵持歸育之得一兒名獺兒生四歲劉淵築城不
就募能城者獺兒應募因變爲蛇令媪遺灰識其後後
憑灰築城立就淵怪之遂潛入山穴露尾數寸使者斬

之忽涌泉出穴化爲池 沈約宋書曰太史奏西方有
天子氣時太祖爲宜都王鎮荊州後纂大位在道有黑
龍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
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 又曰徐羨之嘗從
兄履之爲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
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後文帝立羨之竟
以凶終 齊書曰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柏齋中挂
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畏恐不敢居也 南史曰
永明五年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 梁書
曰武帝鄒后素妬忌及終化爲龍入於後宮并通夢於

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是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南史曰梁江陵城壕中有龍騰出煥爛五色竦躍入雲六七小龍相隨飛去羣魚騰躍墜死於道龍出處爲窟若數百斛圖又曰初承聖二年三月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遙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法苑曰梁釋法聰與晉安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聽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鯽魚亦就手食謂王曰此是雌龍王與羣臣重賞而回又曰隋師濟江廖世寵領火舫詐降欲燒

隋艦更凌死一戰於是有五黃龍備色象各長十餘丈鬣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後周書曰大象中滎州有黑龍見與赤龍鬪於汴水之側黑龍死寰宇記曰齊天統三年行臺右丞盧潛屯兵於皖於時龍鳴城內潛以不祥移軍在外乃號龍鳴城郡志曰成都濯龍池隋蜀王秀取土築廣子城因爲池有胡僧見之曰摩訶宮毗羅蓋胡僧謂摩訶爲大宮毗羅爲龍謂此池廣大有龍也趙耕龍公碑曰張路斯穎上人隋初明經登第景龍中爲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自言城罷歸嘗釣於焦氏

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
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蓼人
鄭祥遠者亦龍也騎白牛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
戰未勝明日取浚可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
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
亦逐之所過爲谿谷達於淮而青綃者投於合肥之西
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公之兄爲馬步候者
子孫散居潁山其墓皆存焉 朝鮮志曰朝鮮扶餘縣
扶蘇山下有怪石跨於江渚石上有龍攫之跡諺傳唐
高時蘇定方伐百濟臨江欲渡忽風雨大作以白馬爲

餌釣得一龍須臾開霽故江曰白馬巖曰釣龍臺 唐
書曰貞觀中汾州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在空中有
光如火至地陷入二尺掘之則烏金也形圓斜廣尺餘
高六七寸 法苑曰貞觀十八年汶水縣天雷震雲中
落一石下大如碓背脊高腹平縣丞張孝靜奏聞時有
西域僧磨伽陀菩提寺中長年師到西京頗推博識敕
問之云是龍食二龍相爭故落下耳 酉陽雜俎曰孫
思邈隱居終南山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
雨七日縮水數尺池龍化爲老人至思邈石室請救孫
謂曰我知昆明池有仙方三十首能與予子將救汝老

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吝有頃捧方
至思邈曰爾當無慮自是池水忽漲溢岸數日胡僧羞
恚而死 續仙傳曰孫思邈嘗救一青蛇龍子也後爲
龍王召至水府得龍宮藥方三千道作千金方三十卷
俱非人世所有 玉海曰景龍二年六月黃龍再見於
牛山九月見於上黨伏牛山之南岡 唐書曰先天中
明皇以旱親往龍首池祈禱有赤蛇自池中而出應時
澍雨 宣室志曰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中龍爲患
民甚苦之凡吏茲土者皆先備牲醴往祀河滸然後敢
視事開元中南陽張嵩爲都護即命致祭密令左右挈

弓矢侍其側俄有巨龍長百尺自波中躍出委首於席
伸其舌且長數尺將食未及爲矢所斃於時中右脅遽
伏於地聲若山摧龍旣死觀者如市嵩命封其腹具表
以獻上壯之詔斷其舌函以賜嵩且降優詔勞之因賜
號爲龍舌張氏 柳宗元集曰明皇西幸馬至咸陽入
渭水化爲龍 龍城錄曰開元間景州水中見一龍三
頭 江行雜錄曰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明皇詣太
清宮有龍見於殿之東梁明皇目之顧問諸王有所見
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
在東上撫之曰真我兒也 開元遺事曰帝在東都夢

一女子高髻廣裳拜而言曰妾凌波池中龍也久護宮苑陛下知音乞賜一曲帝覺爲作凌波曲奏於池上神出波間 靈怪錄曰房瑄嘗修學終南山谷中忽聞聲若物戛銅器之屬問父老云此龍吟也不久雨至矣瑄望之冉冉雲氣游漫果驟雨作自爾再聞徵驗不差後將赤金鉢戛之爲僞龍吟 唐書曰建中四年九月戊寅有龍見於汝州城壕 又曰李嗣業爲疏勒鎮使城一隅地屢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祠以祭城遂不壞 埤雅廣要曰順宗時拘弘國貢履水珠色類鐵持入海江可行於洪濤中後化爲龍 雜俎曰有史秀

才者元和中與道流遊華山時方暑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置懷中坐食頃覺懷中漸重潛出視之其葉上粟粟而動史驚懼棄林中澆白衆人曰此必龍也可速去須臾林中白煙生彌布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唐薛用弱集異記曰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温州道經江渚見有新絲箏絃周纏蘆心宥即拔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奇之付箏妓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惟短二三寸耳方饌妓置之赴食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蠕蠕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而雙眸

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
水之內而投於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
昏晦俄有白龍長百尺擎攫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
唐書曰文宗太和二年五龍會於密州禪產山之北
次第而至五方之色具焉自申及戌而沒 戎幕閒談
曰茅山龍池中其龍如蜥蜴而五色自昔嚴奉貞觀中
敕取龍子以觀御製歌送歸黃冠之徒競詫其神李德
裕恐其惑世嘗捕而脯之龍亦竟不能神也 劇談錄
曰李德裕嘗夏日宴朝士咸有鬱蒸之苦旣延入小閣
以金盆貯水浸白龍皮置於座中暑氣都盡清飈凜冽

如涉高秋皮乃新羅國所獻得之大海中 玉泉子曰
牛僧孺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自云秦龍
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湖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
龍也強驅逐之慮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
泛漲漂溺萬戶處士懼罪潛去 孔帖曰太和三年成
都門外有龍與牛鬪 唐年補錄曰咸通末舒州刺史
孔威進龍骨一具因有表錄其事狀云州之桐城縣善
政鄉百姓胡舉家有青龍鬪死於庭中時四月尚有繭
箔在庭忽雲雷暴起聞雲中擊觸聲血如醞雨灑繭箔
上而不汙箔旋漸結聚可拾置掌上須臾令人冷痛入

骨初龍拖尾及地繞一泔桶即騰身入雲及雨悉是泔也龍既死剖之喉中有大瘡凡長十餘丈身尾相半尾本褊薄鱗鬣皆魚惟有鬚長二丈其足有赤膜翳之雙角各長二丈其腹自相齟齬時遣大雲倉使督而送州以肉重不能全舉乃剗之爲數十段載之赴官中朝故事曰長安有豢龍戶觀水即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懿皇朝龍戶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關東尋訪數十日東都魏王池中見之取而歸闕經華州時李訥爲刺史爲人正直聞得龍來大以爲虛妄命就公府視之則於二小餅子中倒於盆內乃二細魚也訥怒曰何以爲

驗其人對曰驗非難也請鑿穴尺許注水其間投魚水內相趁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漲遂巡穴已闊數尺其人云恐穴更廣即難制也遂擲入餅中訥方奇之攜歸輦下天中記曰唐乾符中有僧日以課誦爲事因下峽泊舟白帝城夜深持念之際忽覺有腥氣見水面有一人漸近船來僧問之曰某非人也許姓名道坤唐初爲夔牧以貪殘暴虐歿受業報爲濫瀕堆龍王三千年於今二百四十年矣適聞師持課故來遜謝耳僧曰峽路險惡多覆溺之患盍敕諸龍而禁戢之可乎曰此類實繁皆業報所作非常力能制也僧將復

問忽失 北夢瑣言曰大江之南蘆荻之間往往燒起
睡龍朱梁末辰州民向氏因燒起一龍四面風雷急雨
不能撲滅尋為煨燼而角不化瑩白如玉向氏寶而藏
之湖南行軍高郁酬其價而強取於時術士曰高司馬
其禍乎安得不祥之物以速之俄而被誅 又曰同光
中滄州民子路逢白蛇以繩繫之擺其頭落須臾雷電
撮此子上空中為雷火燒死墜地而背有朱書曰此人
殺安天龍為天符所誅 周史曰徐州豐縣民單興井
中龍出民有子母三人同覩即時皆卒既出澍雨漂沫
城內居民濟之以棧登城以避水 吳越備史曰臨安

大旱宰君命道士東方氏起龍祈雨對曰茅山前池中
有之然不可起起必大異遂止明年宰君復召至將臨
池遽指王所居曰此龍生彼家矣時王已誕數日 又
曰吳王巡行次餘姚文亭鎮舟湊巨石不能進既而大
雨震雷有二龍負舟俄而二龍自舟首升焉 南唐史
曰有持龍水圖求貨或得之將練以為服忽釜中霧蒸
起見二龍騰躍而去 野人間話曰偽蜀大軍未至前
自春及夏無雨螟蝗大作一旦漢川什邡縣石井中夜
有十丈火龍騰躍而出浩浩升天而去乃至鱗甲首足
明耀祭然大風吼天草木俱拔餘燼隨地延燒數百家

一統志曰宋建隆中池州府有狗登木化為龍風雨
勃興穿山而行因名山洞曰五穿 宋史曰茅山有池
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途失其
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虔奉不懈程顥捕而脯之
夢溪筆談曰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詔遣
中人送潤州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為水所漂者
數十間人皆以為龍卵所致 志林曰皇祐三年五月
龍鬪於扈州城南江中馳逐往來久之水暴漲未幾儂
智高陷二廣 又曰扶風有大白山至靈禱無不應天
寶中封為靈應公後奏改為濟民侯自此禱遂不驗因

復改原號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許餘歷酒榖上
齰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嘉祐七年 緯略曰鄭內翰
解未貴時病疫困甚夢至一處若宮闕有吏迎謁甚恭
公曰吾病煩熱思涼浴以清肌膚吏曰辦之久矣遂導
至一室中有小方池甃以明玉水光濼濼以手測之清
冷可愛公坐其上引水沃身俄頃兩臂皆生白鱗顧水
中影則頭已角出公驚遽去吏云玉龍池惜乎公不入
其水入當大貴但霑灑而已幸而公是白龍翁雖貴不
至一品乃覺大汗而愈公後登第為天下第一乃戲為
詩云文闈數載奪先鋒變化須時自古同霹靂一聲從

地起到頭元是白龍翁 鐵圍山叢談曰江湖間小龍
號靈異崇寧中淮水暴漲而汴口檣舟不能進一日昧
爽小龍出運綱之舟尾舵工之婦不識也謂蜥蜴撥置
之又緣舵而上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隨擊霹靂大震汴
口官私船七百隻自相撞擊俱碎死者數百十人朝廷
聞之不樂第命官賑卹焉會發運使上計而小龍又出
大漕甚窘懼乃焚香祝之願與王偕上計入覲天子龍
即作喜狀舉身入香奩中不動大漕遂攜至都奏聞遣
使索入內為具酒核以祝之龍輒躍出奩中兩爪據金
杯飲幾醕於是天子異之取大琉璃合貯龍親加封識

降付都城汴水之小龍祠中一夕封識如故視缶中龍
已變化去矣上喜加封四字仍大敞其祠宇 埤雅廣
要曰宣和元年五月有龍見於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
犬蹲榻旁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
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 老
學菴筆記曰張震字真甫為成都帥未至旬日前大風
雷龍起劔南西川門揭牌擲數十步外壞南字爪跡宛
然 夸堅志曰德興壘嶺山亘百餘里有三潭龍螭所
藏其在桃源塢者時現光怪頃歲一邨嫗過之見異物
如牛臥潭側鱗甲熠熠每片如斗大其長天矯數尺許

嫗狼狽歸尚能為家人道所見即死淳熙中縣境苦旱民吳彥柔者與妻素奉佛教親詣潭所焚香啓告曰天久不雨田禾將槁願一施靈賜於是旋繞回傍虔誦經咒少焉一小青蛇出水面俄化為巨鯉久之又化為鮎而首則蛇也悠洋自如吳祝曰若神龍能下雨救禾稼當以家財建立祠廟於此使民俗永遠香火供事則又露雙角屹然吳遽趨下表幾大雨傾注彌日方已闔境賴以有秋吳不甚富才有田千畝乃以三分之二與兩子而賣其一為工匠土木費廟成夫婦棄家徙居於門躬執灑掃之役龍之靈日以詭異人或汲潭水置盆

中小魚充溢不可計及還之於水蓋無一鱗投紙錢者或沈或浮俚俗言沈者神所受者也脫不當神意雖縋之以石亦裂碎浮出 遼史曰太祖神冊五年射龍於拽刺山陽水上其龍一角尾長足短身長五尺舌二尺有半敕藏內府 金五行志曰天眷元年夏有龍見於熙州野水凡三日初於水面見一蒼龍良久而沒次日見金龍一爪承三嬰兒兒為龍所戲略無懼色 李堅志曰宋洪邁言皇統中河中府大旱太守李金吾祈禱未效聞西巖寺僧慈惠戒律精高為緇徒所仰乃往請之僧曰身老無以動天地但每日說法之時必有一老

叟來聽講莫知所從來疑爲龍也當試叩之須金吾明
旦至此潔誠以待李從之如期叟至李即焚香設席命
左右掖之再拜致詞叟驚止之曰使君屈膝於山翁敢
問何以李曰亢陽爲災五穀不入萬民將無以生願龍
君仁慈亟下甘澤當肇建祠宇歲時奉祀以彰大神之
威靈唯神念之叟無言少頃頓感而歎曰噫泄吾天機
者師也吾死無日矣遂告李曰使君勿憂誓以死報又
顧僧曰吾今以師故獲罪上帝立降誅罰吾即死尸墜
於地然不出此境中乞爲作證明使闔郡民爲行壇七
晝夜庶幾藉此功德可獲超升僧許之而去於是一雨

三世外邑虞鄉有死龍隋山下李盡率士庶召浮屠手
人詣其處築壇場延慈惠演供事畢龍見於空作人言
謝曰吾雖蒙天誅而賴法力救助乘無上妙因得爲菩
薩龍矣李爲建廟請額於朝且名其地爲豢龍谷 前
勝野聞曰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柏子潭有五蛇擾而就
之因祝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羣坐
藉土蛇忽蜿蜒其側帝乃掩以兜鍪復報戰亟戴兜
鍪而往是日手刃甚衆軍法戰勝必祭甲冑衆推帝功
居多乃置兜鍪於前前真忽霹靂大震白龍天矯自兜
鍪中出振雷聲握火光騰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